

北江詩話

中國文化大學圖書館



B00242115

87

北江詩話



9787020026371

130 元

ISBN 7-02-002637-0



9 787020 026371 >

821.87
3404
(72)

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

郭紹虞主編

北江詩話

洪亮吉著

陳運冬校點

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一九九八年·北京

中國文化大學圖書館



B00242115

(京)新登字 002 號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北江詩話/(清)洪亮吉著;陳邇冬校點.-北京:人民
文學出版社,1998.5

(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)

ISBN 7-02-002637-0

I.北… II.①洪…②陳… III.詩話-中國-清代
IV.I207.2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98)第 01488 號

書名題字:王 遐 舉
美術編輯:徐 中 益

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出 版

(100705 北京朝內大街 166 號)

三河市藝苑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字數 79 千字 開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張 3.625 插頁 2

1983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
1998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 1-5000

定價 7.00 元

目錄

卷一	一
卷二	三
卷三	四
卷四	五
卷五	八
卷六	九

附錄

伍崇曜粵雅堂叢書北江詩話跋	一八
王國均重刊北江詩話序	二〇
後記	二二

卷一

西漢文章最盛，如鄒、枚、嚴、馬以迄淵、雲等，班固不區分別爲立傳，此文章所以盛也。至范蔚宗始別作文苑傳，而文章遂自東漢衰矣。

漢文人無不識字，司馬相如作凡將篇，揚雄作訓纂篇是矣。隋、唐以來，卽學者亦不甚識字，曹憲注廣雅以『餅』爲『餅』，顏師古注漢書以『汶』爲『浚』是矣。

二

余最喜觀時雨旣降，山川出雲氣象，以爲實足以窺化工之蘊。古今詩人，雖善狀情景者，不能到也。陶靖節之『平疇交遠風，良苗亦懷新』，庶幾近之。次則韋蘇州之『微雨夜來過，不知春草生』，亦是此陶、韋詩之足貴。他人描摹景色者，百思不能到也。

三

世俗以爲月中有姮娥，又有蟾蜍。非也。張衡靈憲云：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，姮娥竊之，奔月宮，

遂託身於月，是爲蟾蜍。是蟾蜍卽姮娥所化，非有二也。高誘淮南王書注亦云：姮娥奔入月中，爲月精。今人稱美色者必曰『月中姮娥』，無論事涉輕褻，亦失之遠矣！

四

唐詩人去古未遠，尙多比興，如『玉顏不及寒鴉色』、『雲想衣裳花想容』、『一片冰心在玉壺』及玉溪生錦瑟一篇，皆比體也。如『秋花江上草』、『黃河水直人心曲』、『孤雲與歸鳥，千里片時間』以及李、杜、元、白諸大家，最多興體。降及宋、元，直陳其事者十居其七八，而比興體微矣。

五

三百篇無一篇非雙聲疊韻。降及楚辭與淵、雲、枚、馬之作，以迄三都、兩京諸賦，無不盡然。唐詩人以杜子美爲宗，其五七言近體，無一非雙聲疊韻也。間有對句雙聲疊韻，而出句或否者，然亦不過十分之一。中唐以後，韓、李、溫諸家亦然。至宋、元、明詩人，能知此者漸鮮。本朝王文簡頗知此訣，集中如『他日差池春燕影，祇今憔悴晚烟痕』，此類數十聯，亦可追蹤古人。然疊韻易曉，而雙聲難知。則聲音、訓詁之學宜講也。

杜牧之與韓、柳、元、白同時，而文不同韓、柳，詩不同元、白；復能於四家外，詩文皆別成一家，可云特立獨行之士矣。韓與白亦素交，而韓不仿白，白亦不學韓，故能各臻其極。

七

詠古詩，雖許翻新，然亦須略諳時勢，方不貽後人口實。如唐末李昌符綠珠詠曰：『誰遣當年墮樓死，無人巧笑破孫家。』意極新穎。然按晉書紀傳，石崇被殺未久，趙王倫即敗，秀亦同誅，不待綠珠之入而家已破矣。若崇肯遣綠珠，綠珠即從命以往，亦徒喪名節耳。詩人作詩，自當成人之美，如『一代紅顏爲君盡』，何等氣色！而昌符顧爲此語，吾卜其非端人也。

八

明御史江陰李忠毅獄中寄父詩：『出世再應爲父子，此心原不問幽明』，讀之使人增天倫之重。宋蘇文忠公獄中寄子由詩：『與君世世爲兄弟，又結他生未了因』，讀之令人增友于之誼。唐杜工部送鄭虔詩：『便與先生成永訣，九重泉路盡交期』，讀之令人增友朋之風義。唐元相悼亡詩：『惟將終夜長開眼，報答平生未展眉』，讀之令人增伉儷之情。孰謂詩不可以感人哉！

九

昆明錢侍御澧，爲當代第一流人。卽以詩而論，亦不作第二人想。五言如『寒渚一孤雁，烟籬五母雞』；『風連巫峽動，烟入洞庭寬』；七言如『夜不分明花氣冷，春將狼藉雨聲多』；『曉簾纔卷燕交入，午睡欲終蟬一吟』；『拆皆成字蒸新麥，望卽生津飣小梅』；『門接山光來異縣，牆分花氣與芳鄰』；皆夏夏獨造。至五言古長風三首及還家三首、七言長短句赴隨州一篇，無意學古人而自然入古，其杜老北征、元叟春陵行之比乎！

一〇

錢宗伯載詩，如樂廣清言，自然入理。紀尙書昀詩，如泛舟茗、雪，風日清華。王方伯太岳詩，如白頭宮監，時說開、天。陳方伯奉茲詩，如壓雪老梅，愈形倔強。張上舍鳳翔詩，如偃鬼哭虎，酸風助哀。馮文肅英廉詩，如申、韓著書，刻深自喜。蔣編修士銓詩，如劍俠入道，猶餘殺機。朱學士筠詩，如激電怒雷，雲霧四塞。翁閣學方綱詩，如博士解經，苦無心得。袁大令枚詩，如通天神狐，醉卽露尾。錢文敏維城詩，如名流入座，意態自殊。畢宮保沅詩，如飛瀑萬仞，不擇地流。舅氏蔣侍御和甯詩，如宛、洛少年，風流自賞。吳舍人泰來詩，如便服輕裘，僅堪適體。錢少詹大昕詩，如漢儒傳經，酷守師法。王光祿鳴盛詩，如霽日初出，晴雲滿空。趙光祿文哲詩，如宮人入道，未洗鉛華。王司寇昶詩，如盛服趨朝，自矜風度。嚴侍讀長明詩，如觸目琳琅，率非己有。王侍講文治詩，如太常法曲，究係正聲。施太僕朝榦詩，如讀甘讒鼎銘，發人深省。任侍御大椿詩，如灞橋銅狄，冷眼看

春。鮑郎中之鍾詩，如昆侖琵琶，未除舊習。張舍人壩詩，如廣筵招客，間雜屠沽。程吏部晉芳詩，如白傅作詩，老嫗都解。曹學士仁虎詩，如珍饌滿前，不能隔宿。張大令鶴詩，如繩樞甕牖，時發奇花。湯大令大奎詩，如故侯門第，樽俎尙存。張宮保百齡詩，如逸客遊春，衫裳倜儻。舅氏蔣檢討衡詩，如長孺戇直，至老益堅。汪明經中詩，如病馬振鬣，時鳴不平。錢通副澧詩，如淺話桑麻，亦關治術。李主事鼎元詩，如海山出雲，時有奇采。姚郎中鼎詩，如山房秋曉，清氣流行。吳祭酒錫麒詩，如青綠溪山，漸趨蒼古。黃二尹景仁詩，如咽露秋蟲，舞風病鶴。顧進士敏恒詩，如半空鶴唳，清響四流。瞿主簿華詩，如危樓斷簫，醒人殘夢。高孝廉文照詩，如碎裁古錦，花樣尙存。方山人薰詩，如獨行空谷，時逗疎香。趙兵備翼詩，如東方正諫，時雜談諧。阮侍郎元詩，如金莖殘露，色晃朝陽。凌教授廷堪詩，如畫壁蝸涎，篆碑蘚蝕。李兵備廷敬詩，如三齊服官，組織輕巧。林上舍鎬詩，如狂飈入座，花葉四飛。曾都轉煥詩，如鷹隼脫韝，精采溢目。王典籍芭孫詩，如中朝大官，老於世事。秦方伯瀛詩，如久旱名山，尙流空翠。錢大令維喬詩，如逸客殮霞，惜難輕舉。屠州守紳詩，如栽盆紅藥，蓄沼文魚。劉侍讀錫五詩，如匡鼎說詩，能傾一座。管侍御世銘詩，如朝正岳瀆，鹵簿森嚴。方上舍正澍詩，如另闢池臺，廣饒佳麗。法祭酒式善詩，如巧匠琢玉，瑜能掩瑕。梁侍講同書詩，如山半鐘魚，響參天籟。潘侍御庭筠詩，如枯禪學佛，情劫未忘。史文學善長詩，如春雲出岫，舒卷自如。黎明經簡詩，如怒猊飲澗，激電搜林。馮戶部敏昌詩，如老鶴行庭，舉止生硬。趙郡丞懷玉詩，如鮑家驄馬，骨瘦步工。汪助教端光詩，如新月入簾，名花照鏡。楊大令倫詩，如臨摹畫

幅，稍覺失真。楊戶部芳燦詩，如金碧池臺，炫人心目。楊布政揆詩，如滄溟泛舟，忽得奇寶。孫兵備星衍少日詩，如飛天仙人，足不履地。呂司訓星垣詩，如宿霧埋山，斷虹飲渚。張檢討問陶詩，如騏驥就道，顧視不凡。何工部道生詩，如王、謝家兒，自饒繩檢。劉刺史大觀詩，如極邊春色，仍帶荒寒。吳禮部蔚光詩，如百草作花，豔奪桃李。徐大令書受詩，如范睢宴客，草具雜陳。趙大令希璜詩，如麋鹿駕車，終難就範。施上舍晉詩，如湖海元龍，未除豪氣。伊太守秉綬詩，如貞元朝士，時務關心。方太守體詩，如松風竹韻，爽客心脾。張司馬鉉詩，如鑿險絕幽，時逢異境。張上舍崑詩，如倪迂短幅，神韻悠然。劉孝廉嗣綰詩，如荷露烹茶，甘香四徹。金秀才學蓮詩，如殘蟾照海，病燕依樓。吳孝廉嵩梁詩，如仙子拈花，自饒風格。徐刺史嵩詩，如神女散髮，時時弄珠。吳司訓照詩，如風入竹中，自饒清韻。姚文學椿詩，如洛陽少年，頗通治術。孫吉士原湘詩，如玉樹浮花，金莖滴露。唐刺史仲冕詩，如出峽樓船，帆檣乍整。張大令吉安詩，如青子入筵，味別百果。陳博士石麟詩，如晴雲舒紅，媚比幽谷。項州倅墉詩，如春草乍綠，尚存冬心。邵進士葆祺詩，如香車寶馬，照耀通衢。郭文學馨詩，如大隄遊女，顧影自憐。張上舍問簪詩，如秋棠作花，淒豔欲絕。胡孝廉世琦詩，如陟險驂騑，攫空鷹隼。羅山人聘詩，如仙人奴隸，曾入蓬萊。僧慧超詩，如松花作飯，不飽獼猴。僧巨超詩，如荇葉製羹，藉清牢醴。僧小顛詩，如張顛作草，時覺神來。僧果仲詩，如郭象注莊，偶露才語。僧寒石詩，如老衲升壇，不礙真率。閨秀歸懋昭詩，如白藕作花，不香而韻。崔恭人錢孟鈿詩，如沙彌升座，靈警異常。孫恭人王采薇詩，如斷綠零紅，淒豔欲絕。吳安人謝淑英詩，如出林勁

草，先受驚風。張宜人鮑藹香詩，如栽花隙地，補種桑麻。余所知近時詩人如此。內惟黎明經簡未及識面。或問君詩何如？曰：僕詩如激湍峻嶺，殊少回旋。

一一

陸放翁六十年中萬首詩，可云多矣。然萬首實不始於此，前蜀王仁裕生平作詩滿萬首，蜀人呼曰『詩窖子』，見蜀檣机及十國春秋。

一二

雕蟲小技，壯夫不爲。余於詩家詠物亦然。然亦有不可盡廢者。丹徒李明經御，性孤潔，嘗詠佛手柑云：『自從散罷天花後，空手而今也是香』；如臬吳布衣，性簡傲，嘗詠風箏云：『直到九霄方駐足，更無一刻肯低頭。』讀之而二君之性情畢露。誰謂詩不可以見人品耶！

一三

詩有後出而愈工者，余自伊犁赦歸，有紀恩詩云：『一體視猶同赤子，十旬俗已悉烏孫。』人以『烏孫』、『赤子』爲工。後趙兵備翼見贈一聯云：『足以烏孫途上繭，頭幾黃祖座中梟。』（指初到伊犁時事。）則可云奇警矣。後同年韋大令佩金亦自伊犁赦回，余登揚州高明寺浮圖望海并懷韋中一聯云：『夢裏烏孫疑』

鬼國，望中黑子是神山。』亦爲揚州人傳誦。然卒不能及趙也。

一四

怪可醫，俗不可醫。澀可醫，滑不可醫。孫可之之文，盧玉川之詩，可云怪矣。樊宗師之記，王半山之歌，可云澀矣。然非餘子所能及也。近時詩人，喜學白香山、蘇玉局，幾於十人而九然，吾見其俗耳，吾見其滑耳。非二公之失，不善學者之失也。

一五

近青浦王侍郎昶有湖海詩傳之選，刊成寄余。余於近日詩人，獨取嶺南黎簡及雲間姚椿，以其能拔戟自成一家耳。

侍郎詩派出於長洲沈宗伯德潛，故所選詩，一以聲調格律爲準。其病在於以己律人，而不能各隨人之所長以爲去取，似尙不如篋衍集、感舊集之不拘於一格也。

侍郎居青浦之朱家角，昨歲二月，余自吳江至上海，因便道訪之。侍郎已病不能起，耳目之用並廢，蓋年已八十矣。瀕行，侍郎持余哭，諄諄以身後志銘見屬。然尙能詩，口占一律贈余，末二語云：『一語望君須記取，好爲有道撰新碑。』余亦爲之揮淚而別。

一六

詩固忌拙，然亦不可太巧。近日袁大令枚隨園詩集，頗犯此病。

一七

『老尙多情覺壽徵』，商太守盤詩也。『若使風情老無分，夕陽不合照桃花』，袁大令枚詩也。二公到老風情不衰，於此可見。

一八

黃二尹景仁，久客都中，寥落不偶，時見之於詩。如所云『千金無馬骨，十丈有車塵』；又云『名心澹似幽州日，骨相寒經易水風』。可以感其高才不遇、孤客酸辛之況矣。

一九

孫兵備星衍，少日詩才爲同輩中第一。如集中『千杯醉我上北邙』等十數篇，求之古人中，亦不多得。小詩亦淒豔絕倫，如夜坐詠月云：『一度落如人小別，片時圓比夢難成』；廣陵客感云：『紅燭照顏年少去，碧山回首昔遊非』。讀之皆令人惘惘。中年以後，專研六書訓詁之學，遂不復作詩。卽問

有一二篇，亦與少日所作如出兩手矣。

二〇

汪助教端光詩，如著色屏風，五采奪目，而復能光景常新。同輩中鮮有其偶。豔體詩尤擅場，嘗有句云：『並無歧路傷離別，正是華年算死生。』描摹盡致，疑雨集不能過也。

二一

學昌黎、昌谷兩家詩，不可更過。朱竹君學士詩，學昌黎而過者也。然才氣畢竟不凡。記其少時送人長句有云：『江南四月不成春，落盡桃花澹天地。』今北地有此才否？

二二

劉文正統勳，不以詩名，然偶有作必出人頭地。乾隆中，張桐城相國廷玉予告歸里，奉勅作送行詩，時門下士如趙編修翼等，皆客公所，並令擬作，卒莫有稱意者。公在機廷，忽自握管爲之，中一聯云：『住憐夢裏雲山繞，去惜天邊雨露多。』遂繕進呈，純皇帝亦大賞之。一時送行詩，遂無有出公右者。

二三

管侍御世銘，以制舉文得名。然所作詩，實出制舉文之上。記其漢茂陵一律云：『要使天驕警漢旌，登臺絕幕遠橫行。雄心晚爲泉鳩悔，萬命先因宛馬輕。獨攝衣冠容汲直，不留弓劍待蘇卿。淒涼玉盃人間出，起告曾無同舍生。』神完氣足，非僅以格調見長者。

二四

畢宮保沅詩，如洪河大川，沙礫雜出，而渾渾淪淪處，自與衆流不同。平生所作，歌行最佳；次則七律。憶其荊州水災記事云：『劈空斧落得生門』；又云『人鬼黃泉爭路沒，蛟龍白日上城游』，眞景亦可云奇景。至河南使署喜雨詩云：『五更陡入清涼夢，萬物平添歡喜心。』則又民物一體，不愧古大臣心事矣。

二五

余自伊犁蒙恩赦回，以出關入關所作，編爲荷戈、賜環二集，海內舊交作詩題集後者，不下百首，惟同年會運使煥一絕最爲得體云：『君得爲詩是國恩，長歌萬里入關門。請看紹聖元符際，蘇軾文章戒不存。』

二六

吳任臣撰十國春秋，搜采極博。然如前蜀安康長公主，見後蜀紀及徐光溥傳；僧醋頭，見僧智誦、

後蜀賈鄂王昭遠等傳；而前蜀公主傳、後蜀僧衆傳不列及之，何也？

二七

余於四時，最喜二月，以春事方半，百草怒生，萬花方蕊，物物具發生氣象故也。一至三月，則過於爛漫矣。因喜此月，於是植物亦最喜杏，動物亦最喜燕。少日讀國風『燕燕于飛』及夏小正『來降燕乃睇，囿有見杏』，輒覺神往。稍長，凡前人詩詞之詠杏及燕者，無不喜諷之。杏詩如『海杏大如拳』，『客子光陰詩卷裏，杏花消息雨聲中』，『小樓一夜聽春雨，深巷明朝賣杏花』；詞如『杏花疎雨裏，吹笛到天明』，及『紅杏枝頭春意鬧』，『杏花春雨江南』之類是矣。自所作亦不下數十篇，在汴梁客館有杏花詩四絕句，其一云：『倚牆臨水只疑仙，豔絕東風二月天。要與春人鬪標格，有花枝處有秋千。』極爲同人所賞。在貴州日，行部至都勻驛館云：『無人知道春將半，時有出牆紅杏花。』里中穢舟亭卽事云：『一春消息杏花知。』餘不盡錄。燕詩如『燕燕尾涎涎』，『袖中有短札，願寄雙飛燕』與『金窗繡戶長相見』，『飛入尋常百姓家』，『亂入紅樓檢杏梁』。詞如『落花人獨立，微雨燕雙飛』，『軟語商量不定，看足柳昏花暝』之類是也。自所作亦不下數十篇，童時賣花聲詞云：『燕子平生眞恨事，不見梅花。』爲江南北女士所傳誦。按試貴州遵義府使院，有句云：『與客生疏惟燕剪，背人開落有棠梨。』伊摯紀事四十首中有云：『只有塞垣春燕苦，一生不及見雕梁。』滬濱客中雜詠云：『避俗仍居雲水鄉，下安吟榻上雕梁。雙棲燕子孤眠客，一室權分上下牀。』他如歸燕曲等，皆係長篇，不更錄入。

二八

呂司訓星垣詩，好奇特，不就繩尺，曾用七陽全韻作『柏梁體』見貽，多至三四百句。末二句云：『乾坤生材厚中央，前後萬古不敢望。』頗極奇肆，然古人無此例也。余亦嘗贈以長句，末四語云：『識君文名已三載，才如百川不歸海。銀河倒注弱水西，努力滄溟欲相待。』亦頗寓規於獎云。

呂又有句云：『桃花離離暗妖廟』；又題博浪椎圖云：『人間十日索不得，海上大嘯波濤聲。』蓋好奇不肯作常語如此。

二九

古今詠月詩，佳者極多，然如『明月照高樓』、『明月照積雪』、『月華臨靜夜』等篇，皆係興到之作，非規規於詠月也。李、杜爲唐大家，卽詠月詩而論，亦非人所能到。杜云：『四更山吐月，殘夜水明樓。』李云：『青天中道流孤月』，又云：『五峯轉月色，百里行松聲。』寫月有聲有色如此，後人復何能著筆耶！

三〇

古今詠雪月詩，高超者多，詠正面者殊少。王右丞『灑空深巷靜，積素廣庭間』，可云詠正面矣。吾

友孫兵備星衍終南山館看月詩：『空裏輝流不定明，烟中影接多時綠。』亦庶幾近之。

三一

畢宮保有青衣周某，頗學作詩，嘗有句云：『燭短夜初長。』余與同人皆賞之。

三二

楊比部夢符，好學六朝文，小詩亦極幽峭。余嘗以一聯戲之曰：『詩筆四靈文六代，科名兩度籍三州。』蓋楊寄籍山東，補博士弟子，續舉陝西鄉試，成進士，則又浙江原籍也。比部後又寄居吾鄉，宅在烏衣橋三將軍巷，卒後，其子以比部遺命，乞余爲六朝文格以表其墓，末云：『訪將軍之巷，大樹猶存；過邗水之橋，溪流半涸，亦足以悽愴傷心者矣！』卽指此也。

三三

河豚以江陰爲第一，鱖魚以采石磯爲第一，刀鯽以江甯棲霞港爲第一。余七招中所云『牛渚銀鱗，晴江石華，味或華而不清，質或清而不華，藐江鄉之風味，首鱖鯪之足誇』是也。

三四

劉相國墉，繼正揆席，人皆呼爲『小諸城』。性滑稽，一日在政事堂早飯，忽朗吟曰：『但使下民無殿屎，何妨宰相有堂餐！』一坐爲之噴飯。

嘉慶十年正月，紀尙書昀奉命以原官協辦大學士，乃未半月遽卒，年八十一矣。乾隆中四庫館開，其編目提要皆公一手所成，最爲贍博。生平尤喜爲說部書，多至六七種，故余哭公詩云：『最憐千寶搜神記，亦附劉歆輯略篇。』先是，又誤傳翁閣學方綱卒，余亦有輓詩云：『最喜客談金石例，略嫌公少性情詩。』蓋金石學爲公專門，詩則時時欲入考證也。後乃知誤傳，而詩已播於人口。或公聞之，亦不以爲怪耳。

三五

山陰酒，始見於梁元帝金樓子，並呼之爲『甜酒』。考前代酒最著名者，曰『宜城醪』、『蒼梧清』、『京口酒』、『蘭陵酒』、『雪下酒』，及酒泉郡本以酒得名，余曾歷品之。究以『山陰酒』爲第一，酒泉郡酒及『雪下』次之。『蘭陵酒』，今沂州蘭山縣釀酒法已失傳。若『宜城』、『京口』酒，南史邵陵王綸傳稱『曲阿酒』，皆重濁，又失之太甜，與今吳中之『福眞』、錫山之『惠泉』相等，未見其美也。『汾州酒』、『滄州酒』，性又與『燒春』同，自當別論。『蒼梧清』亦同『燒春』。（『雪下酒』今名『南潯酒』。）近時士大夫，頗留意飲饌。然余謂：必不得已，酒譜爲上，茶經次之；至一肴一味皆有食單，斯最下耳。

三六

果以哈密瓜爲上，卽古之敦煌瓜也。然必屆時至其地食乃佳。若貢京師者，則皆預摘，色香味多未全，非其至也。其次則綏桃、哀梨，又次則洞庭之楊梅、閩中之橘、柚，又次則涼州之蒲桃、泉州之甘蔗、伊犁之蘋果。若安石榴、廣南荔枝，則實未嘗至其地，俟再論定。魚則海魚爲上，河魚次之，江魚次之，湖魚又次之。尋常溪港之魚，則味薄而腥矣。

三七

南中多禽，北中多獸。南中禽多巢居，北中獸多穴居。若南獸之巢居（如熊櫓之類），北中禽之穴土（如鳥鼠同穴之類），則亦僅見者耳。塞外則凡禽皆穴居，以風多而林木少故也。

三八

小說家所言，亦皆有本，如西游記之雷音寺、火焰山，皆在吐魯番道中，余遣戍伊犁日曾過之。

三九

裴岑紀功碑在巴里坤南山頂關帝廟中，余本擬歸日搨數十本以貽好古者，及歸，乃取道於小南路不經

此，遂無由搨取，迄今以爲歉。至舍間金石，藏有此碑，尙係客西安時所購得。

四〇

終南山中牡丹高百餘尺，均係木本，花皆大如斗，香氣聞數百里。

四一

『窮達戀明主，耕桑亦近郊。』唐錢起詩也。『身多疾病思田里，邑有流亡愧俸錢。』唐韋應物詩也。讀之覺溫厚和平，去三百篇不遠。

四二

杜工部詩：『近來海內爲長句，汝與山東李白好。』足見長句最難，非有十分力量、十分學問者，不能作也。卽以唐而論，以長句擅長者，李、杜、韓而外，亦惟高、岑、王、李四家耳。

四三

『不知今夜遊何處，侍從皆騎白鳳凰。』逼真神仙。『黃昏風雨黑如磐，別我不知何處去。』逼真劍俠。『千回飲博家仍富，幾處報仇身不死。』逼真豪士。『天寒翠袖薄，日暮倚修竹。』逼真美人。『門前債』

主雁行列，屋裏酒人魚貫眠。』逼真無賴。『依倚將軍勢，調笑酒家胡。』逼真豪奴。近江甯友人燕山南暑夜納涼詩云：『破芭蕉畔一絲風。』逼真窮鬼語。陳毅感事云：『偏是荒年飯量加。』逼真餓鬼語。

四四

余蒙師唐先生爲垣，素工詩，今集多散失，猶憶其過殤女厝棺詩曰：『白晝畏人依故隴，黃昏覓伴嘯孤村。』荒寒蕭瑟及小兒女情態，並寫得出。

四五

菜花詩始於張翰『黃花如散金』，太白所云『張翰黃花句』也。近人菜花詩又有『花枝不上美人頭』句，余獨以爲不然，曾反其意作一詩曰：『摘得菜花何處用？嫩黃先襯玉搔頭。』亦明此花之可以上美人頭耳。客歲，又有句曰：『深紅不艷深黃艷，菜甲花開蝶四飛。』

四六

滬瀆城近海，土人爲言：曾有蛟幻作人夜叩門者，故相戒夜不關扉。余紀事有云：『一樓四面窗，面臨曠野。老蛟能變人，時來嚇居者。』卽指此。

四七

伊犁地較西安已高八百一十里，見元和郡縣志。故初一日即見新月，余紀事詩所云『月朔新蟾已抱肩』也。

四八

湯泉以黃山硃砂泉爲第一，久浴之實可延年益壽。驪山及昌平者次之。餘則硫黃泉居多，水性酷烈，僅可以除風溼及疥癬之疾耳。余按試貴州，浴郭外湯泉詩云：『半生莫謂塵勞慣，已試人間第七湯。』蓋指黃山及臨潼、盤屋、昌平州、和州、句容與石阡也。後遣戍伊犁，又浴湯泉一，近頭臺蘆草溝。

四九

近時九列中詩，以錢宗伯載爲第一，紀尙書次之。宗伯以古體勝，尙書以近體勝。漢軍英廉相國，亦其次也。

五〇

黃二尹景仁詩：『太白高高天尺五，寶刀明月共輝光』；『獨立市橋人不識，一星如月看多時』：豪語也。

『全家都在風聲裏，九月衣裳未剪裁』；『足如可析似勞薪』：苦語也。『似此星辰非昨夜，爲誰風露立中宵？』『買得我拚珠十斛，賺來誰費豆三升』：雋語也。

五一

江甯詩人何士顥，居長干里，有友人投一詩曰：『仰首欲攀低首拜，長干一壚一詩人。』

五二

近人有蘋果詩云：『綠如春水方生日，紅似朝霞欲上時。』新穎而不涉纖，亦詠物詩之佼佼者。

五三

近時能爲中、晚唐詩者，無過方上舍正澍，其遊仙詩云：『鈞天樂苦無新奏，唱我紅牆夢裏詩』；『無數仙官齊仰首，殿中一帝一書生。』讀之飄飄欲仙。至若『月黑花臺一箇螢』，『紅豆樓窗懸小影』，『年年一度忌辰開』，則又鬼氣逼人矣。

五四

吳祭酒偉業詩，熟精諸史，是以引用確切，裁對精工。然生平殊昧平仄，如以長史之『長』爲平聲、

韋杜之『韋』爲仄聲，實非小失。

五五

朱檢討夔尊曝書亭集，始學初唐，晚宗北宋，卒不能鎔鑄自成一家。

五六

近來浙中詩人，皆辦香厲鶚樊榭山房集。然樊榭氣局本小，又意取尖新，恐不克爲詩壇初祖。

五七

同里錢秀才季重，工小詞，然飲酒使氣，有不可一世之槩。有三子，溺愛過甚，不令就塾，飯後卽引與嬉戲，惟恐不當其意。嘗記其柱帖云：『酒酣或化莊生蝶，飯飽甘爲孺子牛。』真狂士也。

五八

『生不並時憐我晚，死無他恨惜公遲。』查編修慎行過紅豆山莊作也。近湖北張明經本，有題袁大令小倉山房集後云：『奄有衆長緣筆妙，未臻高格恨才多。』同一用意，而各極其妙。

卷二

詩文之可傳者有五：一曰性，二曰情，三曰氣，四曰趣，五曰格。詩文之以至性流露者，自六經四始而外，代殊不乏，然不數數觀也。其情之纏綿悱惻，令人可以生，可以死，可以哀，可以樂，則三百篇及楚騷等皆無不然。『河梁』『桐樹』之於友朋，秦嘉荀粲之於夫婦，其用情雖不同，而情之至則一也。至詩文之有真氣者，秦、漢以降，孔北海、劉越石以迄有唐李、杜、韓、高、岑諸人，其尤著也。趣亦有三：有天趣，有生趣，有別趣。莊漆園、陶彭澤之作，可云有天趣者矣；元道州、韋蘇州亦其次也。東方朔之客難，枚叔之七發，以及阮籍詠懷，郭璞遊仙，可云有生趣者矣。僮約之作，頭責之文，以及鮑明遠、江文通之涉筆，可云有別趣者矣。至詩文講格律，已入下乘。然一代亦必有數人，如王莽之摹大誥，蘇綽之倣尚書，其流弊必至於此。明李空同、李于鱗輩，一字一句，必規倣漢、魏、三唐，甚至有竄易古人詩文一二十字，即名爲己作者，此與蘇綽等亦何以異！本朝邵子湘、方望溪之文，王文簡之詩，亦不免有此病。則拘拘於格律之失也。

李太白或以爲隴西人，或以爲蜀人，或以爲山東人。今以新、舊唐書本傳及集中詩校之，云白十歲通詩書，既長，隱岷山，又爲益州長史蘇頌所禮。是白爲蜀人無疑。嗣後客任城，又與孔巢父等稱『竹溪六逸』，皆在山東。杜甫詩據見在而言，故云『近來海內爲長句，汝與山東李白好』也。至隴西，李氏之望，又非居地。

三

李、杜皆當稱『拾遺』。肅宗至德二年，拜甫爲左拾遺。代宗立，以左拾遺召白，而白已卒。若甫稱『工部』，則劍南參幕日檢校之官；李稱『翰林』，則賀知章薦舉時供奉之署；皆非實職，故云當稱拾遺爲是。況皆朝廷之所授也。

四

宋朱巖第三人及第，王禹偁贈詩曰：『榜眼科名釋褐初。』是宋人亦以第三人爲榜眼。

五

人之一生，皆從忙裏過卻。試思百事匆忙，卽富貴有何趣味？故富貴而能閒者，上也。否則甯可不富貴，不可不閒。余在翰林日，冬仲大雪，忽同年張船山過訪，遂相與縱飲，興豪而酒少，因掃庭畔雪

入酒足之。曾有句云：『閒中富貴誰能有？白玉黃金合成酒。』此閒中一重公案也。及自伊犁蒙恩赦歸，抵家日偶賦一絕云：『病餘纔得卸囊韉，桃李迎門恍欲言。從此卻營閒富貴，蝦蟇給廩鶴乘軒。』蓋散人之樂，實有形神並釋、魂夢俱恬者。此又閒中公案之一重也。此詩偶忘編入集，附記於此。

六

陶彭澤詩，有化工氣象。餘則惟能描摩山水，刻畫風雲，如潘、陸、鮑、左、二謝等是矣。

七

臧洪之節，過於魯連。弘演之忠，逾於豫讓。高漸離之友誼，青萍子之後勁也。欒布之義烈，王叔治之先聲也。

八

姑蘇、姑胥、姑餘，皆一地也。姑、胥、餘並音同，淮南覽冥訓：『軼羈鷄於姑餘。』高誘注：『姑餘，山名，在吳。』

九

忠義奮發之語，有古今一致者。祖逖渡江，中流擊楫曰：『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反者，有如此江！』宋岳飛傳除荆南鄂州制置使，渡江中流，顧幕屬曰：『飛不擒賊，不涉此！』然逖方披荆棘得河南數郡即卒；而飛竟盪平襄、鄧，剪滅湖湘諸『賊』，始朝服入朝。則忠義奮發雖同，而飛之才勇過於逖矣。李愬之用元濟降將李祐，岳飛之用楊么『賊』黨黃佐，其用意並同。飛後定諡『忠武』。見飛孫珂金陀粹編。其諡冊引諸葛亮、郭子儀二人皆諡『忠武』爲比，而宋史本傳不載，可云疏略矣。

一〇

邯鄲淳曹娥碑，見古文苑，文筆平實，不足以當『黃絹幼婦，外孫蠶』之譽也。蔡中郎郭有道碑，自言『臨文無愧辭』，今讀之絕無異人處。蓋東京文體之衰，此二篇又東漢之平平者。乃知向日盛傳此二碑，皆係耳食，爲古人所欺耳。余詠史詩云：『不被古人瞞到底，曹娥碑與郭君碑。』

一一

關神武欲取秦宜祿妻，見蜀記裴松之注，三國志引之。近有一腐儒，必欲爲神武辯無此事；不知英雄好色，本屬平常，不足爲神武諱也。

一二

賦物詩，貴在小中見大。前人詠簷馬詩，五律下半云：『當世正多事，吾曹方苦兵；那堪簷漏下，又作戰場聲！』余近游天台，自嵎縣陸行，坐竹兜，甚適，亦有一律，下半云：『半世泉比座，前塵使者輶。老夫雙繭足，曾走萬程遙。』亦或庶幾耳。

一三

左傳僖公十三年城濮之戰，傳言執宛春以怒楚。今廬州府志載宛春爲廬州人，不知何據？

一四

七律之多，無有過於宋陸務觀者。次則本朝查慎行。陸詩善寫景，查詩善寫情。寫景故千變萬化，層出不窮；寫情故宛轉關生，一唱三歎。蓋詩家之能事畢，而七律之能事亦畢矣。近日趙兵備翼亦擅此體，可爲陸、查之亞。

一五

中唐以後，小杜才識，亦非人所能及。文章則有經濟，古近體詩則有氣勢，倘分其所長，亦足以了數

子。宜其薄視元、白諸人也。

一六

有唐一代，詩文兼擅者，惟韓、柳、小杜三家。次則張燕公、元道州。他若孫可之、李習之、皇甫持正，能爲文而不能爲詩。高、岑、王、李、李、杜、韋、孟、元、白，能爲詩而不能爲文，卽有文亦不及其詩。至詩及排偶文兼者，亦祇王、楊、盧、駱及李玉溪五家。餘則蘇頲、呂溫、崔融、李華、李德裕等，文勝於詩；李嶠、張九齡、李益、皮日休、陸龜蒙等，詩勝於文；均不能兼擅也。宋代詩文兼擅者，亦惟歐陽文忠、蘇文忠、王荊公。南渡則朱文公。餘亦各有所長，不能兼美。

一七

杜工部之於庾開府，李供奉之於謝宣城，可云神似。至謝、庾各有獨到處，李、杜亦不能兼也。

一八

宋初楊、劉、錢諸人學『西崑』，而究不及『西崑』；歐陽永叔自言學昌黎，而究不及昌黎；王荊公亦言學子美，而究不及子美；蘇端明自言學劉夢得，而究亦不能過夢得。所謂棋輸先著也。

一九

東漢人之學，以鄭北海爲最。東漢人之文，以孔北海爲最。東漢人之品，以管北海爲最。

二〇

人才古今皆同，本無所不有。必視君相好尚所在，則人才亦趨集焉。漢尚經術，而儒流皆出於漢；唐尚詞章，而詩家皆出於唐；宋重理學，而理學皆出於宋；明重氣節，而氣節皆出於明。所謂下流之化上，捷於影響也。

二一

一代割據之主，皆有人材佐之，方足以倔强歲月。石趙之右侯，苻秦之王景略，李蜀之范長生等是矣。降至唐末、五代皆然，吳越之羅隱，荆南之梁震，馬氏之高郁，皆其人也。他若李密之用邴元真，王世充之用段達，以迄張士誠之用黃蔡葉，雖欲不亡，得乎？

二二

秦三良，魯兩生，以迄田橫島中之五百士，諸葛誕麾下之數百人，皆未竟其用而死，惜哉！

二三

鵲巢避太歲，明有所燭也。拘儒避反支，識有所囿也。

二四

徐知誥輔吳之初，年未強仕，以爲非老成不足壓衆，遂服藥變其鬚鬢，一日成霜。宋寇萊公急欲作相，其法亦然。余見近時公卿，鬚鬢皓然，而百方覓藥以求其黑者，見又出二公下矣。袁大令枚有染鬚詩，余嘗戲之曰：『公事事欲學香山，卽此一端，已斷不及。香山詩曰：「白鬚人立月明中」，又云「風光不稱白髭鬚」，而公欲飾貌修容，是直陸展染鬚髮，欲以媚側室耳。』坐客皆大笑。

二五

宋眞宗稱向敏中大耐官職。此言實可警熱中及浮躁者。蓋一切功名富貴，惟能耐，器始遠大。徐中書步雲，召試得雋，急足至，方同客食牢丸，喜極，以牢丸覓口，半日不得口所在。人傳以爲笑。此卽不能耐故也。世語稱魏文帝與陳思王爭爲太子，及文帝得立，抱辛毗頸曰：『辛君知我喜不？』毗歸告其女憲英，憲英以爲『宜懼而喜，何以能久？魏其不昌乎！』是知倉猝中最足以覘人氣局度量也。

二六

屠刺史紳，生平好色，正室至四五，娶妾媵仍不在此數。卒以此得暴疾卒。余久之哭以詩曰：『閒情究累韓光政，醇酒終傷魏信陵。』蓋傷之也。

二七

孫兵備星衍配王恭人，善詩，所著有長離閣集，兵備曾屬余爲之序。蓋余次子盼孫，曾聘恭人所生次女。然兩家子女，不久並殤。恭人亦年二十四卽卒。其閨房唱和詩，雖半經兵備裁定，然其幽奇惻怛處，兵備亦不能爲。如『青山獨歸處，花暗一層樓』；『一院露光團作雨，四山花影下如潮』。此類數十聯，皆未經人道語。

二八

新唐書楊貴妃傳：妃嗜荔枝，必欲生致之，乃置騎傳送，走數千里，味未變，已至京師。杜牧之詩所云『一騎紅塵妃子笑，無人知是荔枝來』者也。人遂傳貢荔枝自此始。不知非也。後漢書和帝紀云：臨武長汝南唐羌上書云：『舊南海獻龍眼荔枝，十里一置，五里一候，奔騰阻險，死者繼路』云云，帝遂下詔勅大官勿復受獻，由是遂省焉。謝承後漢書所載亦同。是荔枝之貢，東漢初已然，不自唐始。

亦不自貴妃始也。

二九

李賢後漢書注引帝王世紀：『紂時，傾宮婦人衣綾紈者三百餘人。』綾字始見此。說文：『東齊謂布帛之細者曰綾。』玉篇：『綾，文繒也。』蓋布帛之細者皆可名綾，今俗有綾布是也。

三〇

余里中有以酒食醉飽至成獄訟者，余戲贈以詩，內一聯云：『內史獄詞由海蛤，涪翁風病起江瑤。』一時傳以爲工。

三一

史記：呂不韋使其客八人著所聞集論爲八覽十三紀，三十餘萬言。漢淮南王客亦八人，漢書所云『八公』者是。今考兩家賓客，類皆割裂諸子、擷摭紀傳成書。秦以前古書，亡佚既多，無從對勘，卽以今世所傳文子一書校之，遭其割截者十至七八，又故移徙前後，倒亂次序，以掩飾一時耳目，而博取重資。故余詠史中有一篇云：『著書空費萬黃金，剽竊根原尙可尋。』呂覽淮南盡如此，兩家賓客太欺心。』足見賓客之不足恃，古今一轍。唐章懷太子注後漢書，魏王泰著括地志等盡然。李書簾以一手

注文選，所以可貴也。

三二

余自塞外還，道出河南偃師，聞吾友武大令億卒，往哭之，其子明經穆淳出謝，並乞題數語於總帳，以慰先人，余卽作一聯云：『降年有永有不永，廉吏可爲可不爲。』蓋大令諸兄皆老壽，惟大令年未周甲也。

三三

青陽涂上舍國熙淮陰侯一詩，頗有論古之識，今錄之：『首建奇謀闢漢疆，韓侯未肯負高皇。不將十面收強楚，終見三齊識假王。相背君休思蒯徹，存心誰復似張良？臨風空灑英雄淚，淮水淮山兩渺茫。』

三四

寫景易，寫情難；寫情猶易，寫性最難。若全椒王文學釐詩二斷句，直寫性者也：『呼奴具朝餐，慰兒長途飢。關心雨後寒，試兒身上衣。』『兒飢與兒寒，重勞慈母心。天地有寒燠，母心隨時深。』實能道出慈母心事。

三五

近人有白門莫愁湖詩：『英雄與兒女，各自占千秋。』余以爲英雄、兒女平分，尙未公允，曾口占一絕云：『神仙富貴分頭占，一箇茅山一蔣山。只有斯湖尙公道，英雄兒女總相關。』蓋分言之，不如渾言之耳。

三六

『問君能有幾多愁？卻似一江春水向東流。』李後主詞，寫愁可謂至矣。余最愛白門凌秀才霄秦淮春漲詩云：『春情從此如春水，傍著闌干日夜生。』寫情亦可云獨到。二君皆借春水以喻，然一覺傷心欲絕，一覺逸興遄飛，則二君之所遇然也。

三七

『蟬曳殘聲過別枝』，實屬體物之妙。余又見殘聲未到別枝，而半道復爲雀所食者，雀噪中尙若音響，曾作哺蟬行云：『一蟬響一枝，十蟬響十柯，閒開四面窗，蟬響何其多！餘聲尙未到別樹，黃雀突來將汝哺。微蟲雖小響未沉，尙向黃雀喉中尋。』亦可見天地間景物，無所不有，苦吟者亦描寫不盡耳。

三八

左傳：蔡哀侯見息嬀弗賓；又云楚子元欲蠱文夫人，及子元反自鄭，遂處王宮。曰『弗賓』，曰『欲蠱』，蓋好色之招釁也。今漢水入江處，有桃花夫人廟，相傳卽息夫人。余嘗題一絕云：『空將妾貌比桃妍，石上桃花色可憐。何似望夫山上石：不回頭已一千年。』弔之亦原之耳。

三九

詩序言江漢之女，被文王之化，有不爲強暴所污者。是知遇強暴而不污，惟第一等烈女子能之，若息嬀之遇楚文，高澄妻之值高洋，皆所云強暴之污也。洋之禽獸行，固不足責，楚文能爲伐蔡復仇，似良心尙有未泯處。至子元蠱之成與否，尙屬疑案。總之，悲其遇可也；原其心亦可也；若元微之之崔氏，則失之於前；陸務觀之妻唐氏，則失之於後；又不可援息嬀之例。

四〇

女子不幸而作秋胡之妻、樂羊之婦。然身可死，名不可沒也。若息嬀者，則又恨其名之傳也。

四一

如畫溪山，必須畫舫乃稱。平山堂之舫，不及西子湖；西子湖之舫，不及桃葉渡；至若山陰鏡湖之舟，雖船船皆畫，然正如薄笨之車，旋轉不便耳。

四二

虎邱泛舟，以朱翠炫目勝。秦淮泛舟，以絲竹沸耳勝。平山堂泛舟，以園林池塘稱心勝。若西子湖、鑑湖，則以上三者，春秋佳日，時時有之；又加以山水清華，洞壑奇妙，風雲變化，烟雨迷離，覺可以娛心志、悅耳目者，無逾此也。外如鴛鴦湖之百重楊柳，消夏灣之千里芙蕖，柳色花光，亦其次也。

四三

余屢夢至一處：石厓峭削，門外有古澗，時濯足其中。遇有不稱心事，輒誦舊作二句云：『久無胸次居公等，別有池臺寄夢中。』卽指此也。

四四

李青蓮之詩，佳處在不著紙。杜浣花之詩，佳處在力透紙背。韓昌黎之詩，佳處在『字向紙上皆軒昂』。

四五

漢昭帝十四歲，識上書人之詐。顯宗八歲，辨奏牘之誣。皆所謂『生而知之』者。魏高貴鄉公亦然，特所遇不幸耳。漢靈帝之不登高，晉惠帝之『何不食肉糜』，則真下愚耳。然以惠帝之愚暗，而於嵇紹之死，則曰『侍中血弗浣』。成帝之童蒙，而於劉超、鍾雅之遇害，則云『還我侍中右衛』。是知惟忠義可以感人，無智愚賢不肖之異矣。

四六

蘇端明爲上清宮碑改作一事，不敢斥言，作一詩嫁名唐代云：『淮西功業冠吾唐，吏部文章日月光。千載斷碑人膽炙，不知世有段文昌。』近時朱檢討彝尊因事斥出南書房，亦有一絕云：『海內文章有定評，南來庾信北徐陵。誰知著作修文殿，物論翻歸祖孝徵！』二公意皆有所指。然非二公之才望、學殖，亦不敢作此詩也。

四七

歐陽公善詩而不善評詩，如所推蘇子美、梅聖俞，皆非冠絕一代之才。又自詡廬山高一篇，在公集中，亦屬中下。甚矣，知人知己之難也！

四八

歐陽公『行人舉頭飛鳥驚』，七字畢竟不凡。

四九

慢亭張樂，豔說中秋；蘭亭賦詩，韻傳上巳；黃羅傳柑之在元夜；白衣送酒之屬重陽；以及曲江之三月三日；驪山之七月七夕；皆藉詩文得傳。他若盱江之五日，上河之清明，又以圖繪益著。文人筆墨，有益於良辰勝地如此！

五〇

明李空同、王弇州皆以長句得名，李之『戰勝歸來血洗刀，白日不動青天高』，王之『老夫興廢不可刪，大海迴風生紫瀾』，皆屬歌行中傑作。

五一

近時長沙張進士九徵，吾鄉萬進士應馨，才氣皆風發泉湧，惜尙多浮響。

五二

王新城尙書作聲調譜，然尙書生平所作七言歌行，實受聲調之累。唐、宋名家、大家，均不若此。

五三

『甯可枝頭抱香死，不曾吹墮北風中。』『此世但除君父外，不曾別受一人恩。』此宋末鄭所南思肖詩也。讀之頑夫廉，懦夫立志。

五四

言情之作，至魂夢往來，可云至矣。潛山丁秀才鵬年又翻進一層云：『如何夢亦相逢少？怕我傷心未肯來。』

五五

商太守盤秋霞曲，楊戶部芳燦鳳齡曲，皆能叙小兒女情事，宛轉關生。然淋漓盡致中，下語復極有分寸，則商爲過之。

五六

詩人愛用六朝，然能出新意者亦少。惟陳布衣毅牛首山詩極爲警策，云：『似愁人世興亡速，不肯回頭望六朝。』

五七

無錫一縣，明及本朝進士第一凡三人，而皆名臬：正德九年唐臬，曾寓居無錫；萬曆二年孫繼臬；今歲嘉慶六年辛酉，恩科則顧臬。不及二百年，三人相繼魁天下，而皆名臬，亦異事也。

五八

詩人用意，有不謀而合者，宋陳子高詩云：『淚眼生憎好天氣，離腸偏觸病心情。』而吾友汪助教端光云：『並無歧路傷離別，正是華年算死生。』雖取徑各別，而用意則同。然二聯亦皆前人所未道也。

五九

王新城居易錄，載鼎甲之衰，未有如康熙丁丑者：狀元李蟠以科場事流徙奉天；榜眼嚴虞惇以子弟中式降調；探花姜宸英亦以科場事牽涉，卒於請室。余謂康熙癸未亦然：狀元王式丹以江南科場事牽

涉，卒於罪所；榜眼趙晉以辛卯江南主試賄賂狼藉，爲巡撫張伯行參奏伏法；探花錢名世則以年羹堯黨，世宗憲皇帝特書『名教罪人』四字賜之。乾隆乙未科一甲三人亦不利：狀元吳錫齡、探花沈清藻皆及第後未一年卽卒；榜眼汪鏞以傳臚不到，未受職先已罰俸，官編修幾三十年，垂老始改御史。

六〇

高東井孝廉，高才不遇，所作詩亦時有憤時嫉俗之語。嘗記其觀劇一絕云：『曲江宴上探花回，試窘師門卻費才。端莫輕他由賓客，許多卿相此中來。』

六一

李太白詩『相迎不道遠，直至長風沙。』長風沙今在安慶府懷甯縣，卽石牌灣也。宋史周湛傳：『爲江淮發運使，上言大江歷舒州、長風沙，其地最險，謂之石牌灣。湛役三千萬工，鑿河十里以避之。人以爲利。』水經注：『江水徑長風山南，得長風口，江浦也。』

六二

『錢唐門外卸蒲帆，小婢相扶上岸攙。一晌當風立無奈，夕陽紅透紫羅衫。』此余癸巳年初到西湖作也。不復存稿。戊午冬，乞假歸，薄遊湖上，於春渚徵君扇頭見之。

六三

羅世村，湖北人，成嘉慶四年進士，距鄉試時，已十一上春官矣。其題號舍詩曰：『年年棄甲笑于思，依舊青鞋布襪來。三十三回燒畫燭，可知蠟淚已成堆。』羅多髯，故以自嘲云。其房師潘學士世恩爲余言之。

六四

章編修道鴻，甲午江南解元也。是科余本擬第一人，房師以制藝中數語恐犯磨勘，力言於主司，抑置副榜第一，而章遂首多士矣。章亦十一上春官，及入翰林，已爲余七科後輩，功名之遲速有定如此。康熙中，粵東梁佩蘭亦十二上春官，方得第，然選庶吉士未及散館而卒。

六五

『古來才大難爲用』，杜工部詩也。新唐書隱逸孫思邈傳：『獨狐信異之曰：「聖童也，顧器大難爲用。」』或卽工部語所本。

六六

李學士中簡在上書房最久，諸皇子皆服其品學。乾隆乙酉歲秋，上偶以『鳩喚雨』命題，試內廷諸翰林，君詩最速成，中一聯云：『愆陽猶可挽，拙性本無他。』

六七

應制、應試，皆例用八韻詩。八韻詩於諸體中，又若別成一格。有作家而不能作八韻詩者，有八韻詩工而實非作家者。如項郎中家達、貴主事徵，雖不以詩名家，而八韻則極工。項壬子年考差題爲王道如龍首得龍字，五六云：『詎必全身見，能令衆體從。』貴己酉年朝考題爲草色遙看近卻無得無字，五六云：『綠歸行馬外，青入濯龍無。』可云工矣。吳祭酒錫麒，諸作外，復工此體，然庚戌考差題爲林表明霽色得寒字，吳頸聯下句云：『照破萬家寒』，時閱者爲大學士伯和珩，忽大驚曰：『此卷有破家字，斷不可取！』吳卷由此斥落。足見場屋中詩文，卽字句亦須檢點。

六八

詩有自然超脫，雖不作富貴語，而必非酸寒人所能到者。馮相國英廉詠雪詩：『填平世上崎嶇路，冷到人間富貴家』；畢尙書沅喜雨詩：『五更陡入清涼夢，萬物平添歡喜心』之類是也。

六九

近人作金山詩，五言以方上舍正澍『萬古不知地，全山如在舟』二語爲最；七言以童山人鈺『重疊樓臺知地少，奔騰江海覺天忙』二語爲最。

七〇

余有憶女紡孫詩云：『不是阿耶偏愛汝，歸甯無母最傷心。』及讀濬縣周大令遇渭詩送女云：『來時有母去時無』，則兩層并作一層，益覺沈痛。

七一

商太守盤詩似勝於袁大令枚，以新警而不佻也。

七二

余頗不喜吾鄉邵山人長蘅詩，以其作意矜情，描頭畫角，而又無真性情與氣也。晚年，入宋商邱犖幕，則復學步邯鄲，益不足觀。其散體文，亦惟有古人面目，苦無獨到處。

七三

原壤狸首之歌，已開阮籍之先。賴聖人能救正之耳。

七四

靜者心多妙。體物之工，亦惟靜者能之。如柳柳州『回風一蕭瑟，林影久參差。』李嘉祐『細雨濕衣看不見，閒花落地聽無聲。』鹵莽人能體會及此否？

七五

詩家例用倒句法，方覺奇峭生動，如韓之雉帶箭云：『將軍大笑官吏賀，五色離披馬前墮』；杜之冬狩行云：『草中狐兔盡何益？天子不在咸陽宮。』使上下句各倒轉，則平率已甚，夫人能爲之，不必韓、杜矣。

七六

作牡丹詩自不宜寒儉，卽如前人詩：『國色朝酣酒，天香夜染衣。』比體也。『一叢深色花，十戶中人賦。』諷諭體也。外如『看到子孫能幾家』，『一生能得幾回看？』皆是空處著筆，能實詮題面者實少。若不得已求其次，則唐李山甫之『數苞仙豔火中出，一片異香天上來』；宋潘紫巖之『一縷暗藏金世界，千重高擁玉樓臺』。尙能形容盡致。余自少至今，牡丹詩不下數十首，然實詮題面者，亦殊不多，今略附數聯於後：辛酉年三月十五日在舍間看牡丹詩：『得天獨厚開盈尺，與月同圓到十分』；壬子年京

邸國花堂看牡丹詩：『縱教風雨無寒色，占得樓臺是此花』；今歲培園看牡丹詩：『十里散香蘇地脈，萬花低首避天人』；又：『當晝乍舒千尺錦，殿春仍與十分香』；及少日里中騰光館看牡丹詩：『調脂金鼎儼同味，承露玉盤饒異香』。與本日所作六首，不知可有一二語能彷彿花王體格否？

七七

白牡丹詩，以唐韋端己『入門惟覺一庭香』，及開元明公『別有玉盤承露冷，無人起向月中看』爲最。近人詩『富貴叢中本色難』，亦其次也。余昨在宣城張司訓珍席上詠白牡丹云：『三霄雨露承青帝，一朵芳菲號素王。』以花在泮池旁，或尙切題也。

七八

紅牡丹詩，前人絕少。余前在同鄉劉宮贊種之席上，賦牡丹詩，中二聯云：『神仙隊裏仍耽酒，富貴叢中獨賜緋。影共朝霞相激射，情於紅袖最因依。』僅敷衍題字，不能工也。

七九

太倉王秀才芥子，有牡丹詩一聯云：『相公自進姚黃種，妃子偏吟李白詩。』爲一時所傳誦。然究傷纖巧。

卷

三

一

藏書家有數等：得一書必推求本原，是正缺失，是謂考訂家，如錢少詹大昕、戴吉士震諸人是也。次則辨其板片，注其錯謬，是謂校讐家，如盧學士文昭、翁閣學方綱諸人是也。次則搜采異本，上則補石室金匱之遺亡，下可備通人博士之瀏覽，是謂收藏家，如鄞縣范氏之天一閣、錢唐吳氏之瓶花齋、崑山徐氏之傳是樓諸家是也。次則第求精本，獨嗜宋刻，作者之旨意縱未盡窺，而刻書之年月最所深悉，是謂賞鑒家，如吳門黃主事丕烈、鄔鎮鮑處士廷博諸人是也。又次則於舊家中落者，賤售其所藏，富室嗜書者，要求其善價，眼別真贋，心知古今，閩本蜀本，一不得欺，宋槧元槧，見而卽識，是謂掠販家，如吳門之錢景開、陶五柳、湖州之施漢英諸書估是也。

二

南宋之文，朱元晦大家也。南宋之詩，陸務觀大家也。

三

成親王工詩，年四十六，髮已半白。嘗有夜坐詩曰：『事繁書慰夜，心短睡辭人。』

四

詩人之工，未有不識字讀書始者。卽以唐初四子論，年僅弱冠，而所作孔子廟碑，近日淹雅之士，有半不知其所出者。他可類推矣。以韓文公之類視一切，而必諄諄曰：『凡爲文辭，宜略識字。』杜工部，詩家宗匠也，亦曰『讀書難字過。』可見讀書又必自識字始矣。弄麀宰相，伏獵侍郎，不聞有詩文傳世，職是故耳。近時士大夫，亦有讀『鍼灸』之『灸』爲『炙』，『草菅』之『菅』爲『管』，呼『金日殫』爲『萬俟卨』一如本字者，則『弄麀』『伏獵』，又可以分謗矣。

五

吾鄉有以進士起家、現居要地者，人乞其一札爲寒士先導，用晉書劉宏傳『得劉公一紙書，勝於十部從事』語，此君復緘云：『劉公何人？現居何職？乞開示，以便往拜。』人傳以爲口實云。

六

人但知陶淵明詩一味真淳，不填故實，而以爲作詩可不讀書。不知淵明所著聖賢羣輔錄等，又考訂精詳，一字不苟也。

七

道家之有真實本領者，釋氏不能學。道家之祖尙玄虛者，釋氏始竊其緒餘以名於世。大抵釋氏書之精，皆莊、列之緒餘也。其至粗如『道在屎橛』等，釋氏亦竊之。南宋儒者，似又竊釋氏緒餘。此卽莊子所謂『每况愈下』也。

八

李白扶風豪士歌，在吳中所作，非贈人也。涇縣舊志以爲贈縣人萬巨所作，鑿矣。

九

今時學者，讀斷爛朝報，卽以爲通曉世事；讀高頭講章，卽以爲沈酣經籍；何與昔人之知今知古異乎！

一〇

詩句限年，往往成讖。袁大令枚丁酉元日詩：『不賀賓朋先自賀，堂前九十四齡親。』然太夫人卽於是年棄養。朱學士筠辛丑歲自福建學使任滿歸，歲朝作詩，有『五十三年律漸工』句，果於是年下世。乾隆中，皇五子□□王亦最工詩，於謝世之前，賦元日詩云：『三十九年蒙豢養。』亦不久奄忽。三詩並

出無心，又並作於元日，並成詩識，可云異矣。

一一

余最愛明張夢晉一絕云：『隱隱江城玉漏催，勸君且盡掌中杯。高樓明月清歌夜，此是人生第幾回？』
謂有思之惘惘、盡而不盡之致。近時桐城方世泰亦有二語云：『稱心一日足千古，高會百年能幾回？』
便稍覺直致，然亦似劍南集中語。

一二

詩詞之界甚嚴。北宋人之詞，類可入詩，以清新雅正故也。南宋人之詩，類可入詞，以流艷巧側故也。至元而詩與詞更無別矣。此虞伯生、吳淵穎諸人所以可貴也。

一三

李明經御，字琴夫，詩有奇氣，京口詞人之冠也。嘗見其讀戰國策書後九首之一云：『解紛如解玉連環，一笑飄然東海還。世上共求天下士，不知東海在人間！』

一四

今歲二月中，遊天台，獨未及訪銅壺滴漏，以爲歉事。秋杪，以事至焦山，張司馬鉉自京口携其台、蕩、黃山詩，屬爲訂定，內有越山至銅壺滴漏處一篇云：『俯觀繩繫背，側立僕持踵』，頗能繪涉險情事。又云：『佛以四海水，入山一毛孔』，雖用釋典，亦與此題確稱。張娶詩人鮑海門女，字葭香，亦能詩，有送外遊黃山台蕩一律，頗工。張答之曰：『組成唱和今生願，小證烟波夙世緣。』前余在京師，鮑郎中之鍾屢誇其二妹皆工詩，余未之信，今葭香卽其第二妹也。

司馬從弟上舍鑒，工近體詩。畫青綠山水，殊有元人筆法。曾作萬里荷戈圖見贈。余寄以二詩，末一首云：『荷戈人在夕陽邊，宛馬如龍不著鞭。欲貌鴻濛萬里雪，別施輕粉寫祁連。』上舍時時誦之。

一五

焦山後有松，寥二小山，境極幽邃，鷹雕龍獺，遂各據其一。今一山峰頂盡白，蓋鷹糞所積也。余守風山後，曾久憇於此，偶得句云：『鷹同獺占東西嶺，浪與人爭出沒舟。』荒寒奇險之景，或亦遊焦山者所未及道耳。

一六

太倉蘇如玉茂才遊山詩，亦頗刻畫盡致，如遊黃山朱砂菴至文殊院詩云：『抱崖十指牢，垂巖一足賸。屈膝磨過腹，縮頂低觸脛。』遊山實有此境。辛酉冬，余過太倉，飲汪庶子學金家三日，無日不與

茂才偕，飲量甚豪，一如其詩。

一七

今人以『饒』字爲俗，並附會云：唐劉夢得作九日詩，不敢用『饒』字。此說未確。方言：『餌謂之饒』，廣雅：『饒，餌也。』惟說文不收此字，徐鉉新附始有之。然詩人所用字，豈能盡出說文耶？（北史綦連猛傳：『謠云：「七月刈禾太早，九月噉饒未好。」』是六朝時歌謠已用饒字矣。）

一八

吾鄉乾隆壬戌、乙丑二科，皆得鼎甲二人：壬戌榜眼楊述曾、探花湯大紳，乙丑狀元錢維城、榜眼莊存與是也。然宋時亦有之：熙甯癸丑省元邵綱、狀元余中皆毗陵人，是矣。萬青閣偶談，載一甲三人，同時皆至八座。惟康熙癸丑狀元韓荃爲禮書，榜眼王鴻緒爲戶書，探花徐秉義爲吏侍。今考乾隆乙丑亦同：狀元錢維城刑侍贈尙書，榜眼莊存與禮侍，探花王際華戶書，亦皆同時；又皆曾直南書房，皆曾爲會試總裁，似又過癸丑矣。

一九

槐廳載筆載兄弟同時爲主考，尙漏吾鄉莊少宗伯存與修撰培因。（皆乾隆丙子。一典試浙江，一典試福建，皆道出

里門。不二年，又皆視學。（一直隸，一福建。）無錫秦編修泉，弟編修潮。（皆乾隆癸卯。一典河南，一典陝西。）若父子同時爲考官者，大學士劉統勳主考順天，其子編修墉主考廣西。皆乾隆丙子。及吾鄉劉家宰綸主考順天，其子編修躍雲主考山東。皆乾隆庚寅也。

二〇

池北偶談載順治戊戌一甲三人：常熟孫承恩、鹽城孫一致、全椒吳國對，皆江南人。己亥一甲三人，亦皆江南：徐元文、華亦祥、葉方藹。至乾隆庚戌一甲三人，亦皆江南：吳縣石韞玉、青陽王宗城與亮吉是也。（下科始分江蘇、安徽爲二。）是科特旨，命無錫嵇文恭璜赴禮部恩榮宴，會後同年與同鄉後進三人，接坐禮部堂上，則又戊戌、己亥所不能及。信乎壽考作人之化所致也。

二一

殿試卷例以前十本進呈。惟乾隆庚辰年，秦尙書蕙田等以十本外尙有佳卷奏，奉特旨，許以十二本進呈。是科十四名以前並入翰林，洵屬異數。至乙卯年恩科，大學士伯和珅讀卷，以無佳策，止取八本呈覽。然是科一甲有兩盛事：狀元王以銜即本科會元王以鎔胞兄，探花潘世璜又前科狀元潘世恩從兄也。

二三

本朝一百餘年，湖南士子成進士，未有入進呈十本中者。有之，自乾隆庚辰，今劉參相權之始。（劉爲二甲第四，實十本中第七本也。）暨嘉慶乙丑，劉充殿試讀卷官，而狀元、探花，皆在湖南矣。（狀元彭浚，探花何凌漢。）考宋淳熙丁未，湖南亦最盛，省元湯璫，狀元王容，皆長沙人。見齊東野語。

二三

方上舍正澍有過瓦官寺詩曰：『廢苑苔生天子筆，（寺舊有梁武帝題額）荒街春繡地丁花。』歎其屬對之工。然亦有所本，唐人詩云：『牀頭兩甕地黃酒，架上一封天子書。』語亦生峭可喜。乃知方詩又本於此也。

二四

宋蘇子容詩：『把麻人衆引聲長。』蘇子由詩亦云：『明日白麻傳好語，曼聲微繞殿中央。』蓋唐、宋時宣麻制，皆曼延其聲如歌詠之狀。今殿試臚傳日，鴻臚寺官立殿下唱第，引聲亦甚長，唱一甲三人、二甲第一人、三甲第一人，必移時始畢，蓋古法也。又一甲三人，唱名至三次，亦寓慎重之意。又俗語謂狀元『獨占鰲頭』，語非盡無稽。臚傳畢，贊禮官引東班狀元、西班牙榜眼二人前趨至殿陛下，迎殿試榜，抵陛，則狀元稍前，進立中階石上，石正中鐫升龍及巨鰲，蓋警蹕出入所由，即古所謂螭頭矣。

俗語所本以此。榜亭出，一甲三人隨之，由午門正中而出。蓋親王、宰相亦無此異數。大學士嵇文恭公嘗笑語余曰：『某爲宰相十年，不及一日之新進』云。

二五

作詩造句難，造字更難。若造境、造意，則非大家不能。近日順德黎明經簡，頗擅此長。惜年甫四十而卒。然所存諸詩，尙足以睥睨一世。

二六

唐少府軼華，居中河橋側，余未出塾，即與訂交。倜儻有俠氣，沉淪簿尉，非其志也。今寄居皖公山左，余遊匡廬，曾便道訪之，爲題柱帖云：『看山蹤跡吾還健，入世心期爾最先。』蓋總角時第一相識也。

二七

作富貴語，不必金、玉、珠、寶也，如『夜深斜搭秋千索，樓閣冥濛細雨中』，及『夜深臺殿月高低』，僅寫雨及月，而富貴氣象宛然。然尙有樓、臺、殿、閣字也。溫八叉詩云：『隔竹見籠疑有鶴，捲簾看畫靜無人』；韋端己詩：『銀燭樹前長似晝，露桃花裏不知秋。』第二等人家，即無此氣象。近人詩，則『天氣清涼人好睡，闌干閒在月明中』，及『路暗迷人百種花』亦是。余前有送春詩云：『三面水亭

簾不捲，百花香裏度殘春。』又初夏云：『居然一服清涼散，不啖荷珠即露珠。』正不必用八寶丹，自爾不寒儉也。

二八

杜工部之救房琯，則生平『許身稷契』之一念誤之也。李供奉之知郭子儀，則生平慕魯仲連一流人之識廓之也。韓吏部之折王庭湊，則生平諫佛骨及不好神仙之定見致之也。能諫佛骨，即能驅鰐魚；能驅鰐魚，即能折王庭湊。故余嘗有詠史詩曰：『異類強藩盡低首，王庭湊與鰐魚同。』

二九

古人事皆有本。明宣德時芳草鬪雞缸，即仿漢時春草雞翹織刺以爲之者。史游急就篇：『春草雞翹鳧翁濯』，顏師古注云：『春草，象其初生纖麗之狀也；雞翹，雞尾之曲垂者。』言織刺爲春草雞翹之形，一曰染衣色似之。蓋漢儒施於綃素者，明則用之於磁器耳。

三〇

御覽引春秋考異郵云：『戴紕出，蠶期起。』詩正義引里語云：『促織鳴，嬾婦驚。』正可相對。古人重女工，故蟲鳥亦皆以紕織爲名，巧婦、布母、女鷗、工雀，名義並同。

三一

王文簡詩，律體勝於古體，五、七言絕句又勝於五、七律。余最愛其國士橋一篇云：『國士橋邊水，千秋恨不窮。如聞柱厲叔，死報莒敖公。』蟬磯夫人祠一篇云：『霸氣江東久寂寥，永安宮殿莽蕭蕭。都將家國無窮恨，分付潯陽上下潮。』以爲此非詩人之詩，可與知人論世矣。

三二

余最喜宋魏野上寇萊公詩云：『有官居鼎鼐，無地起樓臺。』夫寇萊公崛起爲宰執，立朝未久，而云『無地起樓臺』，世尙傳其清節。今吾鄉劉文定公，官卿相者三十年，其子今少司馬躍雲繼之，父子服官於朝，至七十年之久，而家無一畝之宮、半頃之地，可云清矣。昨聞少司馬以年過七十，與休歸里，余憂其棲止無地也，先寄以詩曰：『此福眞難及，君恩賜鑑湖。乍看拋笏冕，纔敢憶蓴鱸。卿相兩傳久，田廬一寸無。誰將去官日，清節繪成圖？』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。

三三

吳門汪布衣緄，字墨莊，少工詩，所遇輒不偶，近歲自都中携貴人書謁揚州都轉，都轉甚禮之，復爲友人所讒，卒無所得。寄食於江上舍藩家，江亦赤貧之士也。聞余至揚，偕江來訪，因同至傍花村看

菊，坐半，江代吟其少日詩曰：『斟酌橋西舊酒樓，樓中夜夜唱涼州。梨花簾外初圓月，一度銷魂便白頭。』余爲之擊節，以爲不減明張夢晉『高樓明月清歌夜』一絕。明日，因携之謁揚州太守伊君秉綬，屬爲之地，太守亦極賞此詩，酒間，汪又誦其一聯云：『古原牛嚼新生草，小院蜂攢乍放花。』亦南宋詩之佳者。

三四

廬山周圍五百里，界九江、南康、饒州三府境，其雄偉奇秀，非霍山及衡嶽可比。又實居江、漢之衝，不知當時何以不作南嶽？余遊廬山詩有云：『天風一回盪，大氣自蟠礴。南瞻隘衡湘，北望小潯霍。稽首告上真：茲當作南嶽。』非於匡君貢諛，乃紀實耳。

三五

古人之名，有必不可與之爭者，即或名槩古人，亦須俟後人論定而軒輊之，當吾身則不可。嘗見岳州岳陽樓詩榜有二：東則孟襄陽，西則杜浣花，餘人不敢參也。前有妄人官是郡者，別作一榜，以己所作與杜、孟鼎足焉。甫去任，人即撤之。此與古人爭名之過也。采石太白樓，亦最爲東南勝景，余少時即見神龕旁有柱帖云：『我輩到來惟飲酒，先生在上莫題詩。』三十年復過此，則柱榜易矣。詢之，則近日貲郎守是郡者所爲。吁！可云不自量矣！

三六

桐城潘君恂，宰陽湖日，勤於吏治，每至冬夜三鼓，必親巡坊市，稽察非常。余友人楊繼曾自親串家醉歸，適值之，楊本龍城書院肄業諸生，有文譽，潘平時亦賞之，姑貸其過，命作飲酒犯夜賦，以『酒人犯法欲闖城門』爲韻，限辰刻至縣交卷。楊素工帖括，不嫻詞賦，窘極，四鼓走訪余館中，長跼乞憐，余不得已，披衣起，爲代作，破曙甫畢。猶記末一聯云：『倘思玉汝於成，一篇之誥原在；不畏金吾之戒，三章之法何存？』潘君極賞之，并贈金以歸。

三七

今關神武廟徧海內，然柱帖絕少佳者。余少時曾代人作二聯云：『一樣英雄感離逝，千秋家國尙鵲啼。』又云：『左傳癖應開杜預，季興功足抵岑彭。』近遊三天洞，道出孫家埠，里人方新神廟，乞作一柱聯長句，余爲題云：『稍緩須臾，匝歲卽元稱章武；庶幾夙夜，一篇亦志在春秋。』

三八

前人詩云：『老健方知妬婦賢。』亦有所本——北史隋獨孤后傳：『后性尤妬忌，崩後，宣華夫人陳氏、容華夫人蔡氏俱有寵，帝頗惑之，由是發疾，至危篤，謂侍者曰：「使皇后在，吾不及此。」』則知妬婦亦

有可取者。然若魏孝文幽后、齊馮淑妃等，身不正而復妬，則又獨孤后之罪人矣。

三九

同年李賡芸，字許齋，才學兼茂，以二甲第二人成進士，以爲必預館選。然是科一甲三人皆江南人，故李遂以知縣即用。余送之出都，詩末云：『郎官改祕閣，此例亦有舊。二十有七人，（是科入官者二十七人）待子成列宿。』後李以循吏著聲，今見官浙江嘉興府太守。而黃主事鉞，遂以能書被薦入懋勤殿，未幾，對品改贊善，擢中允，竟符列宿之數。

四〇

今世士惟務作詩，而不喜涉學，逮世故日膠，性靈日退，遂皆有『江淹才盡』之誚矣。北齊書孫搴傳：『邢邵嘗謂之曰：「更須讀書。」』搴曰：「我精騎三千，足敵君羸卒數萬。」豈今之不務讀書者，胸次皆有孫搴三千精騎耶？

四一

錢州倅，工篆書，然自負不凡，嘗刊一石章云：『斯水之後直至小生。』余嘗戲之曰：『是何足道！張景仁淺陋下才，尙作蒼頡以來一人，斯、冰上視蒼公，卑卑不足道耳。』蓋北齊書儒林傳：景仁以

侍書致位通顯，遂除侍中，封建安王。故李百藥云：『自蒼頡以來，八體取進，一人而已。』蓋譏之也。

四二

詩除三百篇外，卽古詩十九首亦時有化工之筆，卽如『青青河畔草』及『四顧何茫茫，東風搖百草』，後人詠草詩，有能及之者否？次則『池塘生春草』，春草碧色，尙有自然之致。又次則王胄之『春草無人隨意綠』，可稱佳句。至唐白傅之『草綠裙腰一道斜』，鄭都官之『香輪莫碾青青草』，則纖巧而俗矣。孰謂詩不以時代降耶？

四三

詞臣掌誥冊，固屬佳選。然亦隨時代爲榮辱。唐賈至世撰傳位冊，詞林以爲美談。蜀李昊世修降表，則世以爲口實矣。昊雖才不逮至，然亦可悲其遇也。

四四

袁大令枚詩，有失之淫豔者。然如『春花不紅不如草，少年不美不如老』，亦殊有齊、梁間歌曲遺意。又月中苗歌云：『胡蝶思花不思草，郎思情妹不思家』，詞雖俚而亦有古意，不可以苗歌忽之也。

四五

『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。』蓋死生之際，亦天良激發之時。宋陸務觀、近時吳偉業，皆詩中大作家也，陸臨終詩云：『死去應知萬事空，但悲不見九州同。王師北定中原日，家祭無忘告乃翁。』人悲之，人復敬之。吳臨終填賀新涼一闕，其下半闕云：『故人慷慨多奇節。爲當年沈吟不斷，草間偷活。艾炙眉頭瓜噴鼻，此事終當決絕。早患苦重來千疊。脫屣妻孥非易事，便一錢不值何須說！人世事，幾圓缺！』人悲之，人無惜之者。則名義之繫人，豈不重乎！若謝康樂臨命詩：『韓亡子房奮，秦帝魯連耻。本是江海人，忠義動君子。』則非由衷之談，世亦不能爲所欺也。最下則范蔚宗之『雖無嵇生琴，差有夏侯色。』則未死之際，已爲其甥所嘲，益不足言矣。

四六

余有論詩絕句二十篇，中一首云：『早年壇坫各相期，江左三家識力齊。山下蘼蕪時感泣，息夫人勝夏王姬。』又辛酉年至太倉，過吳祭酒故居一律云：『寂寞城南土一抔，野梅零落水雲愁。生無木石填滄海，死有祠堂傍弇州。同谷七歌才愈老，秣陵一曲淚俱流。興亡忍話前朝事？江總歸來已白頭。』亦悲之也。以江總倣之，才品適合。

四七

西施古皆以爲吳王美女，獨司馬彪莊子注以爲夏姬。馮夷古皆以爲河伯，獨彪注述舊說以爲呂公子之妻。狙公古皆以爲老狙及狙之長者，獨彪注以爲典狙之官。彪，魏、晉間博識大儒，必有所本，非苟爲異說者。

四八

吾鄉雲車，相傳爲隋司徒陳杲仁守城時所製，不知卽古雲梯遺製也。墨子：『公輸班爲雲梯』；淮南兵略訓：『攻不待衝隆雲梯而城拔』，高誘注：『雲梯，可依雲而立，所以瞰敵之城中。』今吾鄉雲車，高亦與雉堞齊。惟古法以數十人推挽而前，今則以有力者一人肩之，爲不同耳。

四九

英雄好色，奸雄反可以不好色。英雄好色者，所謂不修小節，如關長生之欲娶秦宜祿妻，李西平之欲挈西川妓歸，及汾陽郭、韓蘄王，常開平等皆是也。奸雄反可以不好色者，蓋別有大志，轉不以聲色爲意，如褚淵遣侍山陰公主，備見逼迫，卒不及亂。相傳明趙文華爲諸生時，館一富家，其夫已歿，妻甚少，慕趙風格，夜半叩門，趙詢知爲主人妻，堅不啓，明早託故辭館出，不與人言也。後淵轉以

此爲世主所重；趙亦以此爲里鄙所推。安知二人不卽以此爲盜名地耶？若王莽之買婢，詐云贈後將軍朱子元；隋煬之屏斥姬侍，獨與蕭后共處：則又強制之力，不久卽敗露也。

五〇

郭象莊子注：『是猶對牛鼓簧耳』，今人云『對牛彈琴』，或本於此。

五一

『亡息肯矜紅粉豔，避秦祇覺白衣尊。』從舅氏蔣侍御和甯少日詠白桃花詩也。『春風似剪頻頻削，秋露如珠不敢零。』舅氏詠方竹詩也。均有巧思。

五二

瓜州東北，七十年前又漲一新洲，長廣四十里，土人名翠屏洲。洲上桃花極多，三月中，在焦公山望之，爛若錦繡，故又名桃花洲。王秀才豫，洲上詩人也，曾乞余作桃花洲歌。秀才與阮侍郎元、秦京兆交最密，所著種竹軒詩集，京兆爲之序。

五三

今人以九江郡西琵琶洲，謂得名於白傅爲江州司馬時聽商婦琵琶於此，因號琵琶洲。不知非也。水經注江水下：『江水東逕琵琶山南，山下有琵琶灣。』考其道里，正在潯陽境內，則琵琶之名久矣。

卷四

一

詩人不可無品，至大節所在，更不可虧。杜工部、韓吏部、白少傅、司空工部、韓兵部，上矣。李太白之於永王璘，已難爲諱。又次則王摩詰。再次則柳子厚、劉夢得。又次則元微之。最下則鄭廣文。若宋之問、沈佺期，尙不在此數。至王、楊、盧、駱及崔國輔、溫飛卿等，不過輕薄之尤，喪檢則有之矣，失節則未也。

二

昨歲遊廬山，憩於同年九江太守方君體官廨數日，廨後卽庾公樓，太守以柱榜見屬，余爲篆一聯云：『半壁江山真劇郡，一樓風月幾傳人。』太守首肯。然頗嫌『劇郡』二字非古，余舉三國志王觀傳示之，（明帝卽位，下詔書，使郡縣條爲劇、中、平，時觀爲涿郡守，遂上言以涿郡爲外劇。）始折服也。唐楊倞荀子注云：『劇，囂煩也。』是魏時之劇、中、平，卽今之衝煩疲難所本。

三

今楷書之勻圓豐滿者，謂之『館閣體』，類皆千手雷同。乾隆中葉後，四庫館開，而其風益盛。然此體唐、宋已有之，段成式酉陽雜俎詭習內有『官楷手書』。沈括筆談云：『三館楷書，不可謂不精不麗，求其佳處，到死無一筆』是矣。竊以謂此種楷法，在書手則可，士大夫亦從而倣之，何耶？本朝若沈文恪、姜西溟諸人之在聖祖時，查詹事、汪中允、陳奕禧之在世宗時，張文敏、汪文端之在高宗時，庶幾卓爾不羣矣。至若梁文定、彭文勤之楷法，則又昔人所云『堆墨』書也。

四

昔人笑馮道『忘携兔園冊子來』。然兔園冊子，畢竟是唐及五代時習尙。若今日之習尙，吾見其龍頭雜事而已矣。又考兔園冊子雖不傳，大要是類書之淺近者，雖不及歐陽詢、虞世南、徐堅之詳審，要亦其次也。蓋初唐人撰集，定無不舉來歷，矧自作聰明之弊，勝今日之錦字箋、廣事類賦遠矣。（唐人及北宋人著書，皆有法度，故白六帖既遠勝孔六帖，廣事類賦去吳淑事類賦則又不可道里計矣。）

五

唐、宋詩人，永年者殊少。杜甫年五十九。李白年六十餘。王維年六十一。韓愈年五十七。孟浩然傳云：『年四十始遊京師，張九齡、王維雅稱道之。』今考張九齡以開元二十一年十二月作相，王維始從濟州參軍擢右拾遺，是浩然遊京師當在開元二十二年以後，至開元末，浩然已卒，是年亦不出五十。

高適傳言五十始爲詩，其卒在永泰元年，年當在七十左右。白居易年七十五。宋歐陽修、王安石、蘇軾皆六十六。至南宋則詩人老壽者多：陸務觀年八十六，楊廷秀年八十三，范成大年七十，尤袤年七十。

六

袁大令枚，自作生輓詩，雖極曠達，然尙不如豸青山人李錯二語，蓋其胸次之高，悟道之早，又非大令所能及。其句云：『定知無物還天地，何不將身占水雲？』

七

余家藏古鏡極多，海馬蒲桃至十餘面，相傳皆漢時物也。六朝鏡亦四、五，內有二面，形質極薄，而雕鏤甚工，疑皆宮禁中所用殉葬。其一背面云：『天上見長，心思君王。』一背銘云：『久不見，侍前稀，君行卒，我安歸？』篆法工整，語亦悽豔。余在貴州，曾以『天上見長鏡』作消寒會詩題，亦曾以課多士。

八

倪進士模，居望江之大雷岸。余遊匡山回，阻風華陽鎮，因徒步二十里訪之。其讀書草堂距家三里，

正面建德諸山，屋旁卽雷港也。余以二水山房顏之。草堂後，小閣七間，積書至五萬卷，金石千餘卷。平生嗜古錢，撰泉譜四卷，極爲精審。時阻雨，留三宿乃去。談次，出其懷人詩三十首，乞爲點定。詩非所長，蓋學人之餘事耳。

九

趙州師道南，今望江令師範之子也，生有異才，年未三十卒。其遺詩名天愚集，頗有新意。五言如『海霞明雁路，松日淡僧衣』；『一庭如野闊，雙鶴並人長』；均係未經人道者。時趙州有怪鼠，白日入人家，卽伏地嘔血死，人染其氣，亦無不立殞者。道南賦鼠死行一篇，奇險怪偉，爲集中之冠。不數日，道南亦卽以怪鼠死。奇矣！

一〇

九江府署後距城，有樓三楹，人傳爲晉庾亮與殷浩等登眺之所。不知非也！亮鎮荊州時，治所實在今湖北武昌縣，土人名爲小武昌，以別於今武昌府，在江之北，樓正面江，故名南樓。若九江府在江南，有樓面江，乃北樓耳，何得云亮與浩等所登乎？余同年方太守體，以爲亮弟翼鎮江州時所築樓，近之。余有庾樓詩一篇云：『吳楚山川此上游，茲樓剛對武昌樓。南來傑閣推章郡，東下雄藩是石頭。頻歲舳艫趨海道，全家棣萼領江州。憑欄一望真無際，千點飛帆雜渚鷗。』蓋訂向來之誤也。（文選注以

此爲滄口南樓。）

一一

廬山甲於東南，然最勝者則文殊臺之峭，佛手巖之奇，黃龍寺之古樹，開先寺之飛瀑，可稱四絕。

一二

楊兵備，少余三歲，與其從兄大令倫，皆童年舊交也。以戊戌庶常起家，官至南昌太守。公事去官，復緣衡工例，需次道員，今已發廣東，到日卽署肇羅道矣。其自嘲一首，余極愛其頸聯云：『舊叨甲第登瀛選，新署頭銜納粟官。』洵紀實也。

一三

章炯，績溪人，詩酷嗜昌谷，已所作亦有神似者，如『娉婷鬼女夜行役，漆燈照見雙履跡。土花蝕面不分明，猶帶生前小桃色。』年甫三十卒，信乎其爲『鬼才』也！

一四

江上舍藩，寓居江都，實旌德人也。爲惠定宇徵君再傳弟子，學有師法。作小詩亦工，其過畢昇山

宮保墓道詩曰：『公本愛才勤說項，我因自好未依劉。』亦隱然自具身分。余識上舍已二十年，惜其爲飢寒所迫，學不能進也。

一五

孟東野詩：『出門卽有礙，誰謂天地寬！』非世路之窄，心地之窄也。卽十字而跼天踏地之形，已畢露紙上矣。杜牧之詩：『蓬蒿三畝居，寬於一天下。』非天下之寬，胸次之寬也。卽十字而幕天席地之槩，已畢露紙上矣。一號爲『詩囚』，一目爲『詩豪』，有以哉。

一六

『我未成名君未嫁』，同傷淪落也。『爾得老成余白首』，同悲老大也。用意不同，而寄慨則一。

一七

馬融西第頌，陸游南園記，事甚相類。文人稱頌時宰功德，卽杜工部、韓吏部亦不免，何況明吳與弼諸人乎！腕可斷，文不可作，真高人一籌者矣。

一八

『粉白黛綠』，古人皆言『粉白黛黑』，楚辭大招：『粉白黛黑，施芳澤只。』張揖、郭璞並云：『靚，粉白黛黑也。』靚與艷同。玉篇、廣韻並云：『艷，靚，青黑色。』

一九

李善文選注，成於唐顯慶三年，而三都賦皆標題云『劉淵林注』，恐係後人追改。蜀都賦注引管子曰：『四民雜處』，卽改『民』作『人』，豈其避太宗諱，而不避高祖諱者乎？

二〇

黔中田教諭鈞，能詩，嘗記其題桃花源圖一律內頸聯云：『青隴人耕無稅地，紅燈兒讀未燒書。』頗有新意。乙卯八月初三日，十三府教官錄科到者四人，都勻縣訓導殷象賢，南籠府訓導吳永輔，安順府訓導鄧成洛，平越府訓導冉奇瑜，試以論語題文一首，秋海棠詩八韻，吳永輔、殷象賢詩並可擅場，吳詩云：『無枝憑鳥宿，有葉庇蟲啾。』殷詩云：『浣露香彌潔，經風膩欲流。一枝酣午夢，數朵媚晴秋。』二人皆己酉拔貢生，詩筆清新，亦田教諭之亞也。

二一

五丈原在郿縣西南，與岐山縣接界，原平如掌。余癸卯歲訪莊大令所於郿縣，曾騎馬徧歷之。原盡

處，有諸葛忠武祠三楹，以漢前將軍關神武配。祠已荒圯，余有長句記游，末云：『回風蕭蕭馬蹄起，如掌原平三十里』是也。丙寅三月，余在宣城，忽有主簿郭蘭芬投謁，自云岐山人，并言縣人已重新五丈原諸葛忠武祠，乞作一詩，以刊祠壁。余爲賦一律云：『五丈原高氣杳冥，三分國勢費調停。地形縱復輸中夏，天象居然見大星。丙魏尙慙眞宰相，孫曹同媿小朝廷。茫茫川阜仍如昔，渭水蒼涼太乙青。』郭本縣學生，亦頗能詩，惜到任未半歲卽卒。

二三

僧果仲詠王昭君詩：『和戎原漢策，遣妾亦君情。』論斷平允，可以正前人『漢恩自淺胡自深』諸句之失。

二三

贈人詩，能確切不移，則雖應世之篇，亦卽可以傳世。乾隆中，宜興湯侍御先甲，以建言爲上所知，旋卽擢鴻臚卿。王太守嵩高，時在揚州安定書院代山長，劉侍講星煒贈詩云：『海內共傳眞御史，殿中新拜大鴻臚。』人以爲稱題。乾隆末葉，蒙古伍彌泰以西安將軍入爲協辦大學士，旋卽正揆席，孫兵備星衍乞萬進士應馨代作一詩賀之，內云：『唐代中書多節度，漢家丞相卽將軍。』伍讀之，亦擊節。憶乙卯冬，余以黔中使竣入都，時畢尙書沅在辰陽籌餉，邀留數日，出其所定靈巖山館集屬題，官移一嶽，卽編一集，蓋尙書自陝西、河南擢督湖廣，旋降撫山東，不久仍復舊尙書，一生愛才如

命，使節所歷，五嶽又皆在部中，故余詩中一聯云：『諸生並致層霄上，五嶽分標各卷中。』前客河南撫署，亦有贈尚書詩曰：『管下名山皆有嶽，座中奇士盡談經。』時邵學士晉涵、孫兵備星衍、錢州判站及余皆在幕中耳。

二四

余遊大別山，日晚薄醉，歷山澗中，忽得一詩云：『朱顏壯士慘西日，白髮女史悲餘春，鬼桃初花怪鷗集，神幄半燼祆狐蹲。此時此景不沈醉，豈待三尺蓬蒿墳！』讀之覺有鬼氣，須更以醇酒沃之。

二五

李善注思舊賦，引文士傳云：『嵇康臨死，顏色不變，謂兄曰：「向以琴來不？」曰：「已來。」康取調之，爲太平引，曲成，歎息曰：「太平引絕於今日耶？」』又引嵇康別傳曰：『袁左尼嘗從吾學廣陵散，吾每固靳之不與，廣陵散於今絕矣。』據二書，則太平引、廣陵散當係二曲，康臨刑所彈者太平引，而又憶及廣陵散也。故余詠史詩曰：『交若不擇人，巽穢籍猖獗。太平與廣陵，二曲一時絕。』

二六

李善注文選，雖止究音訓，然亦間正文義，如江淹恨賦：『或有孤臣危涕，孽子墜心』，善注云：『心

當云危，涕當云墜，江氏好奇，故互文以見義耳。」然實亦不然，漢書揚雄傳：「焱泣雷厲」，既可云「焱泣」，即可云「危涕」，字書亦云：「焱，疾也。」又昔人云「心膽俱墜」，則「墜心」亦無不可。蓋江氏雖好奇，而亦無礙義訓也。

二七

主昭君賜單于一事，琴操之言，最得其實。云王昭君者，齊國王襄女也，年十七，獻元帝。會單于遣使請一女子，帝謂後宮欲至單于者起。昭君喟然而歎，越席而起。乃賜單于。是昭君之行，蓋由自請。而西京雜記妄以爲事由毛延壽，說最鄙陋。而世俗信之，何耶？余曾有一絕正之云：「奇童請尺組，奇女請和戎，莫信無稽說，嫵妍出畫工。」

二八

莊刺史所，余僚壻也，長余十歲，壬辰夏，始訂交於甯國試院之青雲樓。刺史博學能文，生平慕王深甯品學，輯其遺文，多至數卷，亦可見其勤矣。尤篤於友誼，余遣成道出邠州，刺史正官其地，固留二日，瀕行稱貸贈贐。余到成百日，曾兩得刺史書，以文與可戒蘇和仲詩相勗，所謂「北客若來休問訊，西湖雖好莫題詩」是也。余至今感之。今歲客宛陵，偶登祐聖閣，望青雲樓，有懷刺史一律云：「五千里外談遊跡，三十年來歎離羣。」卽指訂交之始言之。

唐韓翃詩：『日暮漢宮傳蠟燭』，然燭之用蠟，究不知起於何時？楚辭云：『蘭膏明燭，華容備些。』文子曰：『膏燭以明自銷。』史記曰：『始皇冢中，以人魚膏爲燭。』是古燭炬之外，或亦以膏爲之，亦稱爲脂燭是矣。桓譚新論：『燈中脂炷，燹禿將滅。』徐廣曰：『人魚似鮎，四足。』正義引異物志云：『人魚似人形，長尺餘，始皇冢中以人魚膏爲燭，卽此。』大抵古人之燭，或用麻，或用木蓼，或用胡麻，或用脂膏，並無所謂蠟燭。潛夫論遏利篇始有『脂蠟明燈』之語。三國以後，方屢見於書。晉書及世說：石崇及石季龍皆以蠟燭炊。又晉書周顗傳：顗弟嵩以蠟燭投顗。後魏書：世祖南伐，劉義恭獻蠟燭至。齊、梁間並有詠蠟燭詩。合此數事觀之，蠟燭容起於東漢以後。詩人之詩，固不必責以考據也。說文亦無『蠟』字。玉篇、廣韻：『蠟，蜜滓也。』西京雜記雖有閩越王獻高帝蜜燭事，然雜記所言，本非可據。又按南粵王趙佗傳，祇言獻桂蠹一器，應劭注云：『桂蠹，中蜎蟲也。』桂蠹係可食之物，故小顏云：『此蟲食蓼，故味辛，而漬之以蜜食之。』西京雜記之蜜燭，蓋因桂蠹而附會耳。然亦可知蠟燭之制，必起於粵中，以其地有蜜滓也。

三〇

鍾會遺榮賦、潘岳閒居賦，似乎能不汲汲於仕宦矣；然實皆中躁而外恬，心競而迹讓，非僅不能欺

人，亦並不能自欺也。

三一

『采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。』忘世之侶，其天機活潑如此。卽陳風詩人『衡門之下，可以棲遲』之遺意也。『南登霸陵岸，回首望長安。』憫時之儔，其情致纏綿若此。卽周南詩人『陟彼高岡，我馬玄黃』之遺意也。余故謂魏、晉人詩，去三百篇未遠。

三二

牛、女七月七夕相會，雖始見於風俗通。至曹植九詠注，始明言牽牛爲夫，織女爲婦。自此以後，遂皆以爲口實矣。近時沈文愨德潛七夕感事一篇，極自然、亦極大方，其一聯云：『只有生離無死別，果然天上勝人間。』蓋沈時悼亡期近故也。近時七夕詩，遂無有過此者。卽沈全集中詩，亦無過此二語者。

三三

今人云：凡食鼈者，不得復食芻。蓋芻能生鼈，二者同食，恐於腹中生蟲耳。古食禁方卽有之，淮南畢萬術亦云：『青泥殺鼈，得芻復生』可證。又畢萬術云：『燒鼈致鼈』，許慎注云：『取鼈燒之，鼈自至。』試之亦殊驗。

三四

余友黃文學肇書，平生事事謹飭，卽作家書寄兒子，亦必閉門具草，竟日方竣。其生徒常笑之。然作家書本最難，魏文帝典論，亦引里語曰：『汝無自譽！觀汝作家書。』余嘗以此觀親戚朋友，其家書之簡淨明晰、詞約而理足者，必善爲文者也。

三五

詩各有所長，卽唐、宋大家，亦不能諸體並美。每見今之工律詩者，必強爲歌行古詩以掩其短；其工古體者，亦然。是謂舍其所長，用其所短。心未嘗不欲突過名家、大家，而卒至於不能成家者，此也。

三六

高青邱詩，高華而未沈實，則年限之也。李空同詩，蒼莽而未變化，則意氣之虛矯害之也。大抵兩家詩不可以觀全集，唯膾炙人口者佳耳。

三七

詩人所遊覽之地，與詩境相肖者，惟大、小謝、溫、台諸山，雄奇深厚，大謝詩境似之。宣、歙諸

山，清遠綿渺，小謝詩境似之。

三八

遊山詩，能以一二句櫟括一山者最寡。孟東野南山詩云：『南山塞天地，日月石上生。』可云善狀終南山矣。近日畢尚書沅登華山云：『三峰三霄通，一嶽一石作。』余丙午歲遊嵩高山云：『四面各萬里，茲山天當中。』或庶幾可步武東野。

三九

顧甯人詩，有金石氣。吳野人詩，有薑桂氣。同時名輩雖多，皆未能臻此境也。

四〇

王文簡之學古人也，略得其神，而不能遺貌。沈文愨之學古人也，全師其貌，而先已遺神。

四一

用前人名句入詩，仿於元遺山，而成於王文簡。然必不得已則用其全句可也。若王文簡用杜詩『意象慘淡經營中』，而必改末一字爲『成』字，非湊韻，則直欲掩其迹耳。點金成鐵，其能爲文簡解乎！

四二

詩可以作、可以不作，則不作可也。陸劍南六十年間萬首詩，吾以爲貽誤後人不少。

四三

吾鄉『六逸』詩，惟楊起文宗發天分最高，故所爲詩，亦度越流輩。錄其春日飲友人花下云：『桃花已紅顏，李花已白首。鮑家復值湯惠休，千載風流一杯酒。綠烟滿堂吹不開，明月欲去花徘徊。人間到底不能別，除是襄陽醉裏回。』無意學太白，而神致似之。

四四

『言爲心聲』，固也。然必謂製危苦之詞者，所遇必窘阨；作吉祥之語者，處境必豐腴；則亦不然。吾鄉楊孝廉印曾及猶子上舍敦復，一生喜作金華殿中語，然孝廉一第後，卽客死於外；上舍則垂老不遇，並不免飢寒；則又事之不可解者。

四五

劉明經大猷，工制舉業，窮老不遇而卒，人不知其能詩也。嘗讀其臨安懷古二十截句，多未經人道

語，如岳忠武墓云：『地下若逢于少保，南朝天子竟生還。』可云警策。

四六

凡作一事，古人皆務實，今人皆務名。卽如繪畫家，唐以前無不繪故事，所以著勸懲而昭美惡，意至善也。自董、巨、荆、關出，而始以山水爲工矣。降至倪、黃，而並以筆墨超脫，擺脫畦徑爲工矣。求其能繪故事者，十不得三四也。而人又皆鄙之，以爲不能與工山水者並論。豈非久久而離其宗乎？卽詩何獨不然！魏、晉以前，除友朋答贈，山水眺遊外，亦皆喜詠事實，如古詩爲焦仲卿妻作以及諸葛亮梁父吟、曹植三良詩等是矣。至唐以後，而始有偶成、漫興之詩，連篇接牘，有至累十累百不止者，此與繪事家之工山水何異？縱極天下之工，能借之以垂勸戒否耶？是則觀於詩、畫兩門，而古今之升降可知矣。

四七

錢閣學載詠丁香詩云：『曉風縷絡索垂地，細雨玲瓏玉倚天。』頗極體物之工。

四八

詠物詩有實賦者，近人詠臙脂云：『南朝有井君王入，北地無山婦女愁』等是也。有虛摩者，全椒張

明經龍光應試詠艾人云：『抱病七年嘗憶爾，多情五日又逢君』等皆是。

四九

或曰：今之稱詩者衆矣，當具何手眼觀之？余曰：除二種詩不看，詩卽少矣。假王、孟詩不看，假蘇詩不看是也。何則？今之心地明了而邊幅稍狹者，必學假王、孟；質性開敏而才氣稍裕者，必學假蘇詩。若言詩能不犯此二者，則必另具手眼，自寫性情矣。是又余所急欲觀者也。

五〇

詩有俚語而可傳者，江甯燕秀才山南句云：『神仙怪底飛行速，天上程途不拐彎。』思之却有至理。

五一

嚴侍讀長明詩，致清遠善，能借古人意境轉進一層，記其在秦中消寒四集同詠蠟梅句云：『幾時過小雪，一樹恰斜陽。』可云工巧。然生平不能造意、造句，是以尙難方駕古人。

五二

吾友孫君星衍，工六書篆籀之學，其爲詩似青蓮、昌谷，亦足絕人。然性情甚僻，其客陝西巡撫畢公

使署也，嘗眷一伶郭芍藥者，固留之宿，至夜半，伶忽啼泣求歸，時戟轅已鎖，孫不得已，接長梯百尺，自高垣度過之，爲邏者所獲，白於節使，節使詢知其故，急命釋之，若惟恐孫之知也。後酒間淩肆益甚，同幕者不勝其忿，爲公檄逐之。檄中有『目無前輩，淩轢同人』諸語，節使見而手裂之，更延孫別館，有加禮焉。時程編修晉芳，以貧病乞假詣西安，節使虛上室迎之，未數日卽病，節使率姬侍，爲料理湯藥，不歸寢者旬日。及卒，凡附身附棺之具，節使及余輩皆躬親之，不假手僕隸也。一日兩舉哀，官吏來弔者，竟忘程爲客死矣。櫬歸日，復以三千金恤其遺孤。時言舍人朝標投節使一詩曰：『任昉全家欣有託，彌衡一箇儘容狂。』洵實錄也。孫後以乾隆丁未第二人及第，自編修改部，官山東督糧道。

五三

謝玄暉有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橋詩，宣城圖經及方志、藝文載此詩，土人遂以今城東十里新林浦板橋當之，不知非也。景定建康志：『板橋在江甯縣城南三十里，新林橋在城西南十五里。』金陵故事：『晉伐吳，丞相張悌死之。悌家在板橋西。』揚州記：『金陵南沿江有新林橋，卽梁武帝敗齊師之處。』新林、板橋皆沿江津渡之所，玄暉自都下赴宣城，故先經新林，後向板橋也。詩首二句卽云：『江路西南永，歸流東北驚』是矣。若今宣城東新林浦板橋，距江甚遠，何得云『天際歸舟』『雲中江樹』乎？圖經、方志誤認『之宣城』三字，卽以爲二地皆在宣城。非也。李太白詩：『獨酌板橋浦，古人誰可』

徵？玄暉難再得，灑酒氣填膺。」即指謝此詩而言。

五四

揚州舊城有文選樓，土人相傳，以爲梁昭明撰文選之處。不知非也。昭明未嘗至揚州，蓋實隋曹憲注文選之樓。李善即憲弟子，亦州人也。余曾有詩正之曰：『隋唐開選學，曹李足名家。一代人材盛，茲樓歲月賒。戶通金屈戌，城傍玉鈎斜。借問今時彥：何人擅五車？』

卷五

一

李太白詩，不特天才卓越，卽引用故實，亦皆領異標新，如『蓬萊文章建安骨』。後漢書竇章傳：『是時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，道家蓬萊山鄧康，遂薦章入東觀爲校書郎。』是白所言『蓬萊文章』，卽東觀文章也。俠客行『邯鄲先震驚』，邯鄲古未有倒言『邯鄲』者，然張宴漢書注：『邯山在邯鄲縣東城下。單，盡也。』是『邯鄲先震驚』爲盡邯山之地皆震驚耳。白詩不肯作常語如此。他若行路難，上雲樂等樂府，皆非讀破萬卷者，不能爲也。

二

乾隆中葉以後，士大夫之詩，世共推袁、王、蔣、趙矣。然其詩雖各有所長，亦各有流弊。好之者或謂突過前哲，而不滿之者又皆退有後言。平心論之，四家之傳，及傳之久與否，亦均未可定。若不屑於傳與不傳，而決其必可不朽者，其爲錢、施、錢、任乎。宗伯獻之詩精深，太僕朝幹之詩古茂，通副澧之詩高超，侍御大椿之詩淒麗，其故當又求之於性情、學識、品格之間，非可以一篇一句之工拙定論也。今四家俱在，試合袁、蔣等四家並觀之，吾知必有以鄙言爲然者矣。太僕詩，以四言、五言爲

最，次則歌行，卽近體亦別出杼軸，迥不猶人。讀其詩可以知其品也。五言哭亡婦云：『白水貧家味，紅羅舊日衣。』七言志感云：『委蛇歲月羞言祿，寂寞功名稱不才。』何婉而多風若此！侍御於三禮最深，所著深衣考等，禮家皆奉爲矩度。故其詩亦長於考證，集中金石及題畫諸長篇是也。然終不以學問掩其性情，故詩人、學人，可以並擅其美。猶記其送友一聯云：『無言便是別時淚，小坐強於去後書。』情至之語，余時時喜誦之。

三

余嘗讀魏書崔浩傳，而歎其學識迥非代、朔諸臣所能冀及。然至於殊死者，史家以爲非毀佛法所致。豈其然哉？蓋其人事事欲見己之長，遂事事欲形人之短耳。其論王猛、慕容恪、劉裕，可云當矣，余則以此論浩，曰：『若崔浩之達識，魏太武之苟或也。以浩觀之，而高允爲不可及矣。』余嘗有詠史樂府論浩，允云：『臣才區區勞獎識，清河司徒臣不及。』蓋謂此也。

四

近時詩之能學盧玉川者，無過江甯周幔亭，有詠僕夢魘詩云：『被我一聲嗽，跌碎夢滿地。』可謂奇而入理矣。次則上虞張上舍鳳翔，其詠西瓜燈云：『藍團盧杞臉，醉刻月支頭。』

五

杜工部詩：『赤岸水與銀河通』，前人卽以在今江甯六合縣者當之。郭璞江賦所云『鼓洪濤於赤岸』，李善文選注：『赤岸在廣陵輿縣』是也。余以爲雖詩人放筆所及，固不可以道里繩之，然地勢畢竟太迥遠。水經注河水下引孝經援神契曰：『河者，上應天漢。』西京雜記亦有『河水上通天河』之說。則此赤岸當以在黃河者爲是。今考水經注：『大河又東逕赤岸北，卽河夾岸。』下引秦州記：『枹罕有河夾岸，岸廣四十丈』云云，是赤岸在枹罕縣矣。上距河源甚近，當卽工部詩所云『與銀河通』者也。

六

詩奇而入理，乃謂之奇。若奇而不入理，非奇也。盧玉川、李昌谷之詩，可云奇而不入理者矣。詩之奇而入理者，其惟岑嘉州乎！如遊終南山詩：『雷聲傍太白，雨在八九峰。東望紫閣雲，西入白閣松。』余嘗以乙巳春夏之際，獨遊南山紫、白二閣，遇急雨，回憩草堂寺，時原空如沸，山勢欲頽，急雨劈門，怒雷奔谷，而後知岑之詩奇矣。又嘗以己未冬杪，謫戍出關，祁連雪山，日在馬首，又晝夜行戈壁中，沙石嚇人，沒及髀膝，而後知岑詩『一川碎石大如斗，隨風滿地石亂走』之奇而實確也。大抵讀古人之詩，又必身親其地，身歷其險，而後知心驚魄動者，實由於耳聞目見得之，非妄語也。

七

北史盧思道傳：『年十六，中山劉松爲人作碑銘，以示思道，思道讀之，多所不解，乃感激讀書，師事河間邢子才。後復爲文示松，松不能甚解。乃喟然歎曰：「學之有益，豈徒然哉！」』余嘗有詩曰：『劉松製碑銘，思道難了了；思道既讀書，爲文松不曉。信知學益人，飢者待之飽。明明愚與智，一日互顛倒。詞章尙如此，何況窮理道！百事且勿營，扃門讀書蚤。』觀思道之言，而益知孫搢之妄矣。（李謚傳：『少師事孔璠，數年後，璠還就謚請業。』與此同。）

八

體物之工，後人有未及前人者。卽如漢、唐以來，詠蘭詩亦至多矣，而楚辭九歌以二語括之，曰『綠葉兮素枝，芳菲菲兮襲予。』祇八字而色、香、味並到。詠橘詩亦多矣，而九章之橘頌，以十四字括之，曰『曾枝剡葉，圓果搏兮！青黃雜糅，文章爛兮！』祇四語而枝、葉、蒂、幹、花、實、形狀、采色並出。後人從何處著筆耶？

九

唐書白居易傳：『嘗與胡杲、吉皎、鄭據、劉真、盧貞、張渾、狄兼謨、盧賁燕集，皆高年不仕者，人

慕之，繪爲九老圖。』按居易集中，亦歷述九人官爵、里居、姓字，以年齒爲序，蓋事實仿於後魏中書令高允之徵士頌，歷載中書侍郎固安侯范陽盧元子真等三十四人而各係以頌，其前後當亦以年爲次。吾鄉莊氏南華九老會，其附入者，又二十一人。石門君之孫徵君字達，亦各爲頌以繫之，亦仿允之例也。余曾爲作序，見集中。

一〇

杜工部之在嚴鄭公墓府也，所作詩與鄭公不同。杜牧之之在牛奇章幕府也，所作詩與奇章公不同。歐陽文忠公之在錢思公墓府也，思公學『西崑』，而文忠則學杜。陸渭南之在范石湖幕府也，石湖主清新，而渭南則主沈鬱。故能各自名家，并拔戟自成一隊。卽明沈明臣、徐渭之在胡梅林幕府，梅林雖不作詩，然二君亦皆能各極所長。雖督府嚴重，尙各有脫略儀檢，不可一世之槩。惟吾鄉邵山人長蘅，初所作詩，旣描摩盛唐，苦無獨到，及一入宋商邱幕府，則又一步一趨，不能守其故我矣。人或以其名重，尙豔而稱之。吾以爲其品旣不及前脩，則其詩亦更容論定也。

一一

唐杜光庭爲道士撰集諸道經，多以己說參之，俗語稱『杜撰』，或以爲卽始於此。非也。顏氏家訓雜藝篇：『江南閭里間，有畫書賦，乃陶隱居弟子杜道士所爲，其人未甚識字，輕爲軌則，託名貴師，世

俗傳信，後生頗爲所誤。』考林罕字源偏旁小說序：『又作隸書賦云，假託許慎，頗乖經據。實則陶先生弟子杜道士所爲，大誤時俗。吾家子孫，不得收寫』云云。余意『杜撰』二字，蓋出於此。然兩人皆姓杜，又同爲道士，又皆工作僞，可怪也。余嘗有消夏十絕，其一云：『有鵝欲換書，甯取義之媚？不學兩道流，後先工作僞。』

一二

岳陽樓望洞庭湖詩，少陵一篇尙矣。次則劉長卿『疊浪浮元氣，中流沒太陽。』余以爲在孟襄陽『氣蒸雲夢澤，波撼岳陽城』二語之上。通首亦較孟詩遒勁。

一三

余昨過錢清鎮，有閨閣詩人孫秀芬，欲執贄門下，余婉辭卻之。然閱其所作中有詠夕陽一律，其頸聯云：『流水杳然去，亂山相向愁。』居然唐賢興到之作。余歎賞久之，以爲可以配『王曉月』也。

一四

文宋瑞有己卯十月一日至燕詩：『黃梁得失俱成幻，五十年前元未生。』蓋是時信國正五十也。與阿文成五十自壽詩『四十九年前一日，世間原未有斯人』，二公之詩，不謀適合。均不愧英奇本色。

一五

李昌谷『酒酣喝月使倒行』，語奇矣，而理解不足。若宋遺民鄭所南『翻海洗青天』句，則語至奇而理亦至足，遂爲古今奇語之冠。

一六

陳明經增，海甯人，束髮即有詩名。然屢試不第，人以『三十老明經』目之。余識之於江陰官廨，出近作就正，因決其必當遠到。其詩尤工七言，如雜興云：『未開桃李村無色，來話桑麻客有情。』齋居云：『騎月雨從春後積，出山雲在樹頭濃。』閨意云：『紅樓日晚愁多少！翠被春寒夢有無？』牡丹云：『一尺梳鬟爭玉面，千金論價買春風。』其詩箴十六篇，學司空表聖體，亦有新意。

一七

年家子管學洛，工制舉業，四十不售，遂入貲爲郎。然詩與詞皆工，實爲後來之秀。記其雨中牡丹四絕末一首云：『小窗燈影照無眠，簷漏聲聲欲曙天。更比落紅還可惜，倚闌人不似當年。』可云丰神絕世。其賀新涼詞中數語云：『恨不奮身千載上，趁古人未說吾先說。』亦有新意。

唐有兩李龜年。一在僖宗時，見五代史南詔蠻下，云「僖宗幸蜀，募能使南詔者，得宗室子李龜年」云云。是李龜年又唐之宗室也。

一九

詩之遇合，有得之於柱帖者。吾鄉錢侍講名世，未遇時，留滯京邸，歲除，幾無以爲生，時新城王文簡官刑部尙書，素好士，錢不得已，以春帖子干之云：「尙書天北斗，司寇魯東家。」文簡大契之，周卹甚至，并爲延譽。錢不久遂登上第。

二〇

乾隆間，丹徒鮑山人皋，旅客維揚，時博陵尹少宰會一以前巡撫視鹺邗上，方抵任，商人浼山人爲聽事柱聯，山人書十六字云：「淮海維揚，貢金三品。文武吉甫，爲憲萬邦。」少宰一見，賞歎欲絕，知爲山人所作，遂延入爲上客。山人一生溫飽，皆十六字之力也。

二一

徐凝廬山瀑布詩：『終古長如匹練飛，一條界破青山色。』東坡以爲惡詩，是矣。然東坡詩如『嶺上晴雲破絮帽，樹頭曉日挂銅鉦』諸聯，獨非惡詩乎？且非獨此也，銅鉦又屬湊韻。嘗有友人子以詩見示，筆甚清脆，卷中忽以銅鉦二字代曉日，予曾諭之曰：『東坡此種，最不可學，今用庚字韻，故曰銅鉦；若元字韻，則必曰銅盆；寒字韻，則必曰銅盤；歌字韻，則必曰銅鍋矣。』坐客皆失笑。韓退之『縞帶銀杯』，亦同此類。

二三

里中楊氏，自前明至國朝，科第不絕。土人傳爲『旗竿里楊氏』是也。其子弟會文之所曰騰光館，饒有泉石之勝。凡外人預斯會，得雋者又數十人。余童年亦預焉。然楊氏子弟工制藝者極多，若以詩名者，惟上舍元錫爲最。所著有攬輝閣集，歌行尤擅場，五、七言律詩亦豪宕自喜，五言如『狂名千載後，心事一杯中』；『幾人能小住，終歲爲誰忙？』『萬瓦露華白，一窗燈影紅』；七言如『論才直欲兒文舉，罵坐猶能弟灌夫』；『雲泥可隔交終淺，蕉鹿相尋夢或真』；『屋漏牆圯云：『難使壁如司馬立，竟無垣與段干踰』；皆戛戛獨造，非尋行數墨者所能到也。

二三

秋試揭曉，順天、江南類皆在重九前後。揚州申副憲，官京師日，重九日同人集墨客廠登高賦詩

云：『古來重九西風冷，明日長安落葉多。』蓋是年以初十日揭曉也。人傳誦以爲工。今歲余偶在里中，重九前同人日日讌集，聞江甯當以初七日揭曉，亦賦一詩云：『回風已墮千林葉，冒雨誰登九日樓？』皆借落葉以喻報罷之人。惟此回揭曉，在重九前，情事又不同耳。

二四

余督學貴州日，曾兩值鄉試，甲寅、乙卯是也。先期即拔取十三府諸生之能文者，聚貴山書院中。院中生徒有額缺，余捐廉俸，爲廣額數十名。科歲兩試，皆先期於五月前抵省。五月一日試諸生，頭場準例四書文三首，詩八韻，以一日夜爲限，二、三場亦然。余亦宿書院中，俟諸生交卷畢始歸。六月一日，則試二場。七月一日，則試三場。時總憲馮公光熊，方撫黔中，與余尤相契，每書院局試日，亦分派文武員弁巡邏，以防傳遞。余又苦黔中無書，先令人於江、浙購買十四經、二十二史、資治通鑑、通典、通考以及文選、文苑英華、玉海等書，貯書院中，令諸生尋誦博覽。試三場日，并明諭諸生曰：『所問策皆在此數部中。諸生能各尋原委，條析以對，即屬佳士。不必束書不觀也。』後張吉士本枝、胡吏部萬青等會試皆以對策獲雋，即其效矣。貴州中額祇四十名，甲寅科肄業書院者中至二十四名，乙卯科復中至二十七名，可云多矣。任滿日，督撫例以學臣賢否具摺入奏，時督臣爲大學士福康安，撫臣即總憲，即以此具奏，爲學臣課士之效。丙辰召見時，復蒙純皇帝垂詢及之，亦異數也。試後，余輒令院中生徒，錄闡藝送署中，爲決去取，頗復不爽。乙卯歲，督、撫並在軍營代辦，監臨者爲

鍾祥賀方伯長庚，是科余決院中生徒中式者當有八人，填榜日自第六名起，至四十名止，所擬者僅得五人。方伯好立異同，不待填榜，竟即笑向余曰：『使者此次決科，當有一二名遺漏矣。』余亦笑應之曰：『且待填畢再議。』及書五魁竟，則黃生鶴魁多士，張生本校第二，胡生萬壽第四，八人者竟無一不售。方伯忽大驚曰：『何術之神若此？』余曰：『此易曉耳！順天、江、浙大省，積卷至萬餘，可中可不中之卷又多，故難預定。若貴州則入試者僅三千人，其科歲試皆在三名以前者，平日能文可知。所懼者八韻詩、五道策，或擡頭不諳禁例，及有平仄失粘等病耳。余皆束之於書院中，一月數課，課藝成，皆面指其得失。則以上諸病，漸可以除。闡藝又復過人，甯有不售之理耶？』諸公皆悅服而散。

二五

古詩『青青河畔草』一篇，連用疊字，蓋本於離騷九章之悲回風。

二六

離騷以後，學騷者宋玉、賈誼、東方朔、嚴忌、王褒、劉向、王逸等若干人，而皆不及騷，以絕調難學也。陶淵明以後，學陶者韋應物、柳宗元以迄蘇軾、陳無己等若干人，而皆不及陶，亦以絕調難學也。庾信哀江南賦，無意學騷，亦無一類騷，而轉似騷。王維、裴迪輞川諸作，元結春陵篇及浯溪等詩，無意學陶，亦無一類陶，而轉似陶。則又當於神明中求之耳。

二七

說苑：『鄂君乘青翰之舟，下鄂渚，浮洞庭，榜人擁楫而歌，鄂君舉繡被而覆之』云云。此鄂君當亦以封於鄂得名。按史記楚世家：『熊渠伐庸揚粵至於鄂，乃立其中子紅爲鄂王。』世家蓋據世本，是鄂之名已久。即楚辭『乘鄂渚而反顧』，亦當在鄂君之前。而地理書乃云鄂渚以鄂君得名，其誤已不足辯矣。余戊辰年江行，曾有一絕正之曰：『楚詞鄂渚由來舊，轉說嘉名肇鄂君。』一等荒唐不須述，朝爲行雨暮行雲。』

二八

江夏縣有邵陵王廟，祀梁邵陵王綸，香火尙盛。余亦以詩正之云：『一間茅屋荆昭廟，卻有層臺祀此王。不敢更將碑石讀，傷心韋粲死青塘。』

二九

自黃州至漢陽，江岸南北，名山極多。然山名大半起唐，宋時，非禹貢山川及漢書地理志等之舊也。如大別、小別等山，誤始於唐李吉甫；內方山、壺頭山、烏陵峰等，誤始於宋樂史；漢川之赤壁山，誤亦始於吉甫；黃岡縣之赤壁山，本名赤鼻山，誤始於宋蘇軾。他若武昌縣亦有西塞山，通城縣有雞

籠山，皆非舊地。蓋辯之不勝辯矣。大別、小別等考，在文集中。江行抵黃州，亦有一絕云：『坡老尙難知赤壁，路人更莫指烏林。惟餘鮑照書臺在，風月千年是賞心。』蓋謂此也。

三〇

劉長卿，開、寶進士，全唐詩編在李、杜以前，蓋計其年代，實與王、孟同時。然詩體格既殊，用意亦迥別。前人以長卿冠『大歷十子』，蓋以詩境而論。實異於開、寶諸公耳。卽如同一謫官也，摩詰則云：『執政方持法，明君無此心。』不特善則歸君，亦可云婉而多風矣。若文房之將赴嶺外留題蕭寺遠公院則直云：『此去播遷明主意，白雲何事欲相留？』殊傷於婁直也。孟浩然之『不才明主棄』，亦同此病，宜其見斥於盛世哉。劉、孟之不及王，亦以此。

三一

有心作衰颯之詩，白香山是也。如『行年三十九，歲暮日斜時。』夫年始『三十九』，何便至『歲暮日斜』？此有心作衰颯之詩也。若無心作衰颯之詩，則亦非佳兆，如顧況之『老夫年七十，不作多時別』，柳宗元之『從此憂來非一事，豈容華髮待流年』等詩是矣。余友黃君仲則，方盛年，忽作一詩云：『茫茫來日愁如海，寄語羲和快著鞭。』余竊憂之。果及中歲而卒。余六十後，忽以不得已事，重赴漢江，將歸，同人餞於黃鶴樓江岸，以爲不更能作楚游矣。余故反其意，作留別一首云：『未覺山

公興便頽，殘年短景苦相催。瀕行不與仙人別，此世偏應一再來。』或亦自相慰藉之語耳。

三二

武昌魚雖多，而味稍薄。卽以鱖黃魚而論，產關以東者爲最，次則東南沿海。若武昌所產，則味鮮而實薄矣。惟槎頭縮項鰻及鰱花，則洞庭湖者爲最，其次則武昌、黃州一帶江水中。余自九江泝流至漢陽，日市此二魚自給，飽飯後輒誦唐張志和『西塞山前白鷺飛，桃花流水鰻魚肥』一詞，爲之神往。

三三

唐崔塗詩：『曹瞞尙不能容物，黃祖何因解愛才？』前人每以此二語爲禰正平一生定論矣。殊不知非也。知正平者，孔北海以外，惟祖一人，觀其謂『惟處士能道祖意中』語，則非不知己可知。其子又能使賦鸚鵡，則賞音復在一家是已。後正平之不得其死，實自取之。若以春秋誅意之法斷之，則殺正平者仍屬曹瞞，非黃祖也。曹瞞不肯居殺士之名，故送之劉表，表名列顧厨，又漢末之好名者，故又轉而至黃祖耳。卽以三國鼎峙之主而論，諸毛繞涿，便以殺身，謂蜀先主能容之乎？張子布之積薪，虞仲翔之遠謫，倘歸之孫討虜，謂討虜能容之乎？是正平之殺身，本由素定，黃祖特不幸居殺正平之名耳。余前有詩云：『狂生不殺示有容，磨刀仍復及孔融。』非刻論矣。昨過鸚鵡洲有感，又賦一絕云：『一杯醑爾楚江干，雪涕臨風感萬端。不解愛才仍嫁禍，平心黃祖勝曹瞞。』願與論世者更決之。

其次則杜拾遺之於嚴武，亦正平之往事也。雲溪友議以爲武欲殺杜甫，冠鉤於簾者三，其母徒跣救之，始免。李白之蜀道難，爲房琯、杜甫而作也，事雖不可盡據，然觀其贈甫詩『莫倚善題鸚鵡賦』一語，則已兆殺機矣。甫之得免禍，亦幸已哉。平心論之，對其子孫斥名其祖父，事本難堪，卽以此殺身，亦非盡嚴武之過也。

潘安仁之斥孫秀微時，蘇子瞻之揚章惇陰事，亦皆取禍之道，不可爲法。

三四

康熙中葉，大僚中稱詩者，王、宋齊名。宋開府江南，遂有漁洋縣津合刻。相傳趙秋谷宮贊罷官南遊，過吳門，宋倒屣迎之，以合刻見貽，趙歸寓後，書一柬復宋云：『謹登漁洋詩鈔；縣津詩謹璧。』宋銜之刺骨。時王已爲大司寇，宋便中以千金貽之，欲王賦一詩作王、宋齊名之證，王貽以一絕云：『尙書北闕霜侵鬢；開府江南雪滿頭。誰識朱顏兩年少；王揚州與宋黃州。』此詩不錄集中，見盧運使見曾所輯山左詩鈔。若平心論之，趙固傷輕薄，然宋豈止不及王，亦并不及秋谷也。至吾鄉邵山人長蘅所作詩序，實係阿私所好，不足爲據。余過黃州日，憶及此事，亦曾賦詩云：『百年誰續雪堂遊？苦竹寒蘆起暮愁。畢竟後來才士少，詩名數到宋黃州。』未知諸君子以其言爲諦否？

卷六

一

開、寶諸賢，七律以王右丞、李東川爲正宗。右丞之精深華妙，東川之清麗典則，皆非他人所及。然門徑始開，尙未極其變也。至大歷十才子，對偶始參以活句，盡變化錯綜之妙。如盧綸『家在夢中何日到？春來江上幾人還！』劉長卿『漢文有道恩猶薄，湘水無情弔豈知！』劉禹錫『懷舊空吟聞笛賦，到鄉翻似爛柯人。』白居易『曾犯龍鱗容不死，欲騎鶴背覓長生』：開後人多少法門。卽以七律論，究當以此種爲法，不必高談崔顥之黃鶴樓、李白之鳳皇臺及杜甫之秋興、詠懷古跡諸什也。若許渾、趙嘏而後，則又惟講琢句，不復有此風格矣。

二

七律至唐末造，惟羅昭諫最感慨蒼涼，沈鬱頓挫，實可以遠紹浣花，近儷玉溪。蓋由其人品之高，見地之卓，迥非他人所及。次則韓致堯之沈麗，司空表聖之超脫，真有念念不忘君國之思。孰云吟詠不以性情爲主哉！若吳子華之悲壯，韋端己之淒豔，則又其次也。

三

皮、陸詩，能寫景物而無性情，又在唐彥謙、崔塗、李山甫諸人之下。

四

韋端己秦中吟諸樂府，學白樂天而未到。聞再幸梁洋，過揚州謁蔣帝廟諸篇，學李義山、溫方城而未到。然亦唐末一巨手也。

五

王建、張籍，以樂府名，然七律亦有人所不能及處。建之贈閻少保云：『問事愛知天寶日，識人皆在武皇前』；華清宮感舊云：『輦前月照羅衣淚，馬上風吹蠟炬灰』；籍之贈梅處士云：『講易自傳新注義，題詩不署舊官名』；寒食內宴云：『瑞烟深處開三殿，春雨微時引百官』；皆莊雅可誦。

六

圖經：『馮夷，華陰潼關里人也。服食成水仙，爲河伯。』今考王充論衡：『夏桀無道，費昌問馮夷』云云。是馮夷尙屬夏末時人。然山海經已有『馮夷之都』，則與夏時馮夷又屬兩人。地書又云：『河伯』

馮夷者，本呂公子之妻。』是河伯又屬女子。三人皆名馮夷，皆爲水仙，又皆作河伯，可異也。（馮水同音）。

七

同年秦觀察維嶽，壯歲悼亡，卽不置姬侍。雖官鹽筴，自奉一如諸生。詩不多作，然蹊徑迥殊，語語超脫，五言如泊舟江岸云：『江渚魚爭釣，衡陽雁正回』；七言如黃岡卽事云：『新茶雀舌關心久，舊牘蠅頭信手鈔。』他若勘災展賑諸作，則又仁人之言，語語自肺腑流出者矣。

八

昌黎詩如奇而太過者，如此日足可惜一篇內『甲午憇時門，臨泉窺鬪龍。』豈此時時門復有龍鬪耶？若僅用舊事，則『窺』字易作『思』字或『憶』字爲得。

九

皇甫持正不長於詩，故評詩亦未甚確。卽如元次山詩文，皆別成片段，而持正乃云：『次山有文章，可惋只在碎。』余頗不爲然。下云『長於指叙』，始得次山梗概。蓋持正究長於評文，不長於論詩耳。

一〇

孟東野詩，篇篇皆似古樂府，不僅遊子吟、送韓愈從軍諸首已也。卽如『良人昨日去，明月又不圓』，魏、晉後卽無此等言語。他若昌黎南山詩，可云奇警極矣，而東野以二語敵之曰：『南山塞天地，日月石上生。』宜昌黎之一生低首也。次則『上天下天水，出地入地舟。』造語亦非他人所能到。

一一

高常侍之於杜浣花，賀祕監之於李謫仙，張水部之於韓昌黎，始可謂之詩文知己。卽如水部祭韓公詩云：『獨得雄直氣，發爲古文章。』亦惟此二語，可該括韓公詩文。外若白太傅何嘗不傾倒昌黎，然僅云『戶大嫌甜酒，才高厭小詩』而已。蓋韓、白詩派不同，故所言只如此而已。

一二

李樊南之知杜舍人，亦非他人所及。所云『惟其有之，是以似之』也。

一三

謫仙獨到之處，工部不能道隻字；謫仙之於工部亦然。退之獨到之處，白傳不能道隻字；退之之於白傳亦然。所謂可一不可兩也。外若沈之與宋，高之與岑，王之與孟，韋之與柳，溫之與李，張、王之樂府，皮、陸之聯吟，措詞命意不同，而體格並同，所謂笙磬同音也。唐初之四傑，大歷之十子亦

然。欲於李、杜、韓、白之外求獨到，則次山之在天寶，昌谷之在元和，寥寥數子而已。詩文並可獨到，則昌黎而外，惟杜牧之一人。

又有似同而實異者：燕、許並名，而燕之詩勝於許；韋、柳並名，而韋之文不如柳；溫、李並名，而李之駢體文常勝於溫。此又同中之異也。詩與駢體文俱工，則燕公而外，唯王、楊、盧、駱及義山五人。

杜工部、盧玉川諸人，工詩而不工文。皇甫持正、孫可之諸人，工文而不工詩。

一四

元和、長慶以來詩人如白太傅、杜舍人，皆有節概，非同時輩流所及。其寄情聲色亦同。余昨有題琵琶亭二絕云：『兒女英雄事總空，當時一樣淚珠紅。琵琶亭上無聲泣，便與唐衢哭不同。』其二云：『江州司馬宦中唐，誰似分司御史狂？同是才人感淪落，樊川亦賦杜秋娘。』

一五

武元衡、沈詢皆死於非命，未死前一日，皆爲五言斷句，遂皆作詩識。詢詩云：『莫打南來雁，從他向北飛。打時雙打取，莫遣兩分離。』果夫婦併命。元衡詩云：『夜久喧暫息，池臺惟月明。無因駐清景，日出事還生。』果日未出而先隕。又何其奇也？較潘岳寄石崇詩『投分寄石友，白首同所歸』，其

驗尙在數年以後者，不爲異矣。

一六

汪文學璨，旌德人，隨父賈於泰州，遂寄居焉。雖賈而工詩。其弟秀才璜，受業於余，璜時以所作託璜寄質，余心賞之。惜年未三十而卒，臨終屬其弟乞余爲作詩序，余憐而許之。猶憶其寄婦詩云：『不知何處秋砧急，錯認山妻搗藥聲。』春閨云：『陌上小桃紅不了，可能開到壻歸時。』蓋工於言情者。余序中以唐李觀爲比，李翱所云：『觀之文如此，官止於太子校書，年止於二十九。』今璨功名止於上舍，生年亦止二十九，均可云才人命薄矣。弟璜亦能詩，其寒食訪余里第有句云：『寒食連番雨，桃花到處村。』

一七

高侍郎啓，以宮詞『小犬隔花空吠影，夜深宮禁有誰來』二語賈禍，至於殺身。不知迪詩實有所承，語意非創自啓也。唐王涯宮詞三十首之一云：『白雪猗兒拂地行，慣眠紅毯不曾驚。深宮更有何人到？只曉金階吠晚螢。』詞意與迪詩略同，但較迪詩稍蘊藉耳。

一八

隋文帝獨孤皇后，以高嬪呼之爲『一婦人』，遂銜恨刺骨。然唐太宗后長孫氏，亦開國皇后也，其病中諭太子，卽自稱『一婦人』。何度量之相越，一至此也？卒之隋一傳而亡。唐延祚至四百年，亦未始不由於閭德矣。

一九

古人卜葬，必先作買地券，或鑄於瓦石，或書作鐵券。蓋俗例如此。又必高估其值，多至千百萬。又必以天地日月爲証，殊爲可笑。然此風自漢、晉時已有之。明嘉靖中，山陰縣民於本縣十七都地墾得晉太康五年瓦荊云：『大男楊紹，從土公買冢地一邱，東極闕澤，西極南睇，南極北背，北極于湖。直錢四百萬，卽日交畢。日月爲質，四時爲任。太康九年九月廿九日，對共破荊，民有私約如律令。』後閱元遺山續夷堅志，載曲陽縣燕川青陽壩有人起墓，得鐵券刻金字云：『勅葬忠臣王處存，賜錢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貫九百九十九文。』事在唐哀宗時。則唐、五代時土風尙然。其錢數必如此者，蓋不欲滿十萬，或當時俗例然耳。不知此例自何代始止？然今日於墓前列界石，書四至，尙本於此。余爲山陰童鈺題楊紹買地荊歌，在集中。

二〇

今人言一日十二時，若古人止有十時，左傳昭五年：『卜楚邱，曰：日之數十，故有十時』是也。今人

推祿命者言八字，若宋以前，只有六字。蓋第用年月日，不取時也。

二一

甯國府圖經：『涇縣西五里，有淳于棼故居。』云棼『南齊明帝時爲相國，嘗捨宅爲寺』云云。名勝志：『棼又作髡。』益非。今考唐李公佐南柯太守傳云：『東平淳于棼，吳、楚游俠之士，嗜酒使氣，不守細行，累巨產，養豪客，曾以武藝補淮南軍裨將，因酒忤帥，斥逐……家住廣陵郡東十里。』當卽其人。下云『貞元七年九月，因沉醉致疾』云云。無論公佐此傳皆屬寓言，卽實有其人，亦唐中葉人，非南齊也。又云官相國，豈幻夢中位居台輔，卽信以爲實耶？圖經及方志蓋又因公佐所言而附會之，地理家遂采爲名勝古蹟，誤之誤矣！

又涇縣名宦，於三國吳時首列陳焦，云生有善政，死卽留葬桃花潭側，宣德中縣志并載焦葬後七日，穿土化爲小兒，坐於墓上，久乃不見云云。皆因吳志孫林傳於永安四年載安吳民陳焦死埋之六日，更生，穿土中出。太平廣記再生部引五行志亦同。二志並云安吳民，則非涇縣宰可知。方志之誣妄如此！而人輒信之，並列於祀典，何也？

二二

詩雖小道，然實足以覘國家氣運之衰旺。卽如五代晉時馮道奉使契丹，高祖宴之於禁中，及使回，道

賦詩云『殿上一杯天子泣，門前雙節國人嗟。』蓋是時燕、雲十六州已割屬契丹，國勢奄奄，如日之垂暮，故雖宰相作詩，而氣象衰颯如此。至宋則不然，太祖、太宗之世，宇內漸已削平，景物熙熙，已若日之初煦，故李昉禁林春直詩云：『一院有花春晝永，八方無事詔書稀。』又昌陵挽詩云：『奠玉五回朝上帝，御樓三度納降王。』何等氣象！蓋同一宰相也，而吐屬不同如此。孰謂詩不隨氣運轉移乎？

二三

謝靈運山居賦，李德裕平泉草木記，其川壑之美、卉木之奇，可云極一時之盛矣。然轉眼已不能有，尚不如申屠因樹之屋、泉明種柳之宅，轉得長子孫、永年代也。蓋勝地園林，亦如名人書畫，過眼雲烟，未有百年不易主者。是知一賦一記，雖擅美古今，究與昭陵之以法書殉葬、元章之欲抱古帖自沈者，同一不達矣。

附錄

粵雅堂叢書北江詩話跋

右北江詩話四卷，國朝洪亮吉撰。按先生字稚存，陽湖人，「北江」其號也。志行氣節，爲儒林引重。於經史註疏、說文、地理，靡不參稽鉤貫，著撰等身。爲詩，涉筆有奇氣，精思獨造，遠出恒情，仿康樂、仿杜陵、仿太白、仿楊誠齋，然實嘔心鏤腎，總不欲襲前人牙慧。迨荷戈萬里，奇氣噴薄而出，益如天馬行空，不可羈勒。賜環後，枕藉墳典，管領湖山，當時詞人，咸推祭酒。嘗見其小印，作『曠代逸才』四字，亦唯先生不愧此言。吳穀人駢體文續集墓表，江鄭堂漢學師承記，載其著述多至百十種，而均未及是書。道光戊申，始得詩舫中丞刻本，特重付梓人，俾後來談藝者有所矜式焉。先是：趙甌北撰七家詩話，欲以查初白配作八家。先生止之，賦詩云：『初白差難步後塵』；又云：『只我更饒懷古癖，溯源先欲到周秦。』自註云：『余亦作詩話一卷，自屈、宋起。』——見更生齋集。則先生之宗旨可知。然是書無論及靈均輩語，殆亦不無遺佚歟？又先生嘗賦論詩絕句，顧寧人、吳野人共一首，王阮亭、朱竹垞各一首，今讀是書，所論幾於疊矩重規；又如吳梅村、邵青門、沈歸

愚、袁簡齋、蔣心餘、厲樊榭、孫淵如諸子，均有宋玉微詞；然俱精確不磨，固不同文人相輕積習，轉貽笑柄者。至自述各詩，單詞片語，亦如西子王嬙，嫣然一笑；卽屏除綺語者，亦知其美。若『竹兜』五律，謂庶幾前人簪馬作，則未敢附和。然要其目光如炬，上下千古，龍子作事，固自不凡。又先生論詩絕句：『藥亭獨漉許相參，吟苦時同佛一龕。尙得昔賢雄直氣，嶺南猶似勝江南。』亦可謂不存鄉曲之見。而是書僅及藥亭之晚達，未論其詩，及屈陳諸子；至黎二樵明經，則推崇已極，與王蘭泉蒲褐山房詩話同；顧謂『惜其年甫四十而卒』，而不知樵夫實久主粵中壇坫，年幾七十餘，生平足跡未嘗度嶺，與先生未及謀面，僅得之傳聞故耳。

秋盡日，南海伍崇曜謹跋。

右北江詩話第五、第六兩卷，先生哲嗣子齡明府宦粵，以續刻先生遺著數種見貽，此冊與焉。亟重付剞劂，俾與前重刊張詩齡侍郎所刻四卷，得成完璧，亦厚幸也。

咸豐甲寅閏七夕，伍崇曜再跋。

重刊北江詩話序

大雅不作，古義浸衰，末學膚詞，尠所闡發。求其扶植根柢，陶冶性情，作詩家指南者，百不獲一也。鄉先達洪稚存先生，忠讜偉節，詳載國史，生平著作等身，以詁經輿地之學，爲本朝巨擘，故刊行各種，幾於家有其書。此北江詩話六卷，乃晚年手定，刻之者三家：張詩船中丞，李雲生太守，及蜀中周霽堂茂才也。張刻袖珍本止前四卷，李刻僅後二卷，惟周刻爲同里湯秋史比部抄自卷施閣叢書中，實爲足本。惜以後進思附青雲，輒加評點於簡端，多繚繚唳唳之辭，而鮮鈞識索鑰之助。遂使讀者有佛頭着穢之憾焉。余維先生立身以忠孝爲大，論學以經史爲宗，論詩以三百篇爲主，故於魏晉詩人，獨取陶靖節，以其去古未遠也。盛唐李杜，已視爲詩派之支流。歷宋元明，旁及各家，吞雲夢者八九，目中安有餘子哉！夫不探崑崙之源者，不足與觀水；不登泰岱之巔者，不足與觀山。誦先生之詩話，必想見先生之胸襟，而後能知其扶植根柢，陶冶性靈，作詩家之指南者，若是其難能而可貴也。先生曾孫用勳，因原刻體例未合，重加校正，隨全集一併重刊，並乞誌其緣起如此。則又孝子慈孫之用心，非尋常刊布古籍者所可同日語也夫。

光緒三年歲次強圉大淵獻陽月，同里後學王國均謹撰。

後記

北江詩話六卷，清洪亮吉著。亮吉字稚存，號北江居士，陽湖（今江蘇省常州市）人。乾隆進士，授編修，督學貴州。他晚年因上書批了清王朝的逆鱗，被充軍到伊犁。後赦還，號更生居士。他生於乾隆十一年（一七四六），卒於嘉慶十四年（一八〇九），其生存時代，正當清代學術——尤其是考據學——的鼎盛時期。亮吉是經學家、史學家、地理學家、駢文家、詩人，因此在北江詩話（不是他的主要著作）裏涉及的方面極為廣博，舉凡金石文字、歷史人物、史學、地誌、書法以至于科場掌故……莫不數見。其論詩以『性』、『情』、『氣』、『趣』、『格』為等第，謂『詩文講格律，已入下乘』。不僅對於『格調』派如沈德潛『學古人』只是『全師其貌，而先已遺神』，有所非議；即對於其他許多前輩詩人和同時詩人都有不客氣的批評，如評吳偉業『殊味平仄』；評邵長蘅『作意矜持，描頭畫脚，又無真性情與氣』；評王士禛『受聲調之累』，用杜詩是『湊韻』，改杜詩以『掩迹』，竟至『點金成鐵』；評朱彝尊學初唐，學北宋都是『邯鄲學步』，『卒不能自成一家』；評宋琬『畢竟後來才士少，詩名數到宋黃州』；評袁枚『佻』、『淫艷』；評厲鶚『意取尖新』，而『氣局本小』。……

他最傾倒的清初詩人是黎簡，說黎詩善於『造句』、『造字』、『造境』。他推重同時的詩人錢載，而又私阿黃景仁。持論與當時人推重袁枚、蔣士銓、趙翼諸家的意見相反。在詩藝術上他有創見，但

也有偏見。

洪亮吉和許多封建士大夫一樣，書中好些地方是站在封建統治階級的立場說話的。階級偏見和民族偏見在本書中也打下了烙印。

本書據清光緒三年洪氏重刊本作底本，與粵雅堂叢書本對校，標點出版。

陳邇冬